



特へ 16
2752
30



門 16
卷 2752
30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十七首

上太師徐公

某等竊伏觀壬戌以後相公柄國清節峻猶一洗中外苞苴之舊收召耆逸白駒絕嘆保惜言路皂囊生邑優假邊場任事之臣使得各獻忠力海內之士人思自奮精白喁喁望治至於密䟽迴天六飛中止功在社稷千古所無丙寅一二詔光被海宇而中間大

自棄名教之外八年于今矣乃間從友人徐中行及

昭和十八年
十一月十九日
藏

禹華俱以 碩命發之光 先帝之謙德無損
今上之孝治雖堯舜共默 臯契佐宣亦何以過此今
內自輦轂外際魑編含生之類無少缺望而獨不肖
某兄弟罪惡深重不能為先人延顛瀕史之命一沾
維新之澤沒齒覆盆舉家向隅嗟乎不孝之罪上通
於天矣痛惟先人自受殊擢以來驅馳南北勞瘁萬
狀實不敢毫髮負 國已未之役失事甚輕言官傳
會風旨法司上帽 天怒律既牽比情復徑庭此皆
我相公所素悉也嚴氏排毀之深鄔某網餌之巧此
則我相公所深賜憫者也記不肖橐籥之日以楚服

請見我相公曲垂指示謂當泯默姑俟 天定不宜
速激更生不測因旁及時事歎息久之曾未何時命
與禍會終風洄穴雷霆暴興不肖兄弟既不能叩
北闕伏甌刀請代退又不能棄捐不孝之軀付溝瀆
以從逝者所以枕塊削跡強顏稱人庶幾一日迴光
之照恐死無以見先人地下耳不肖雖摧裂憤亂時
然未嘗頃刻忘我相公之教亦未嘗頃刻不加額頌
我相公大德特以親在淺土家猶罪籍身負不孝大
惡不敢以區區無益姓名仰玷門墻長負生成之恩
自棄名教之外八年于今矣乃間從友人徐中行及

二三鄉戚所傳我相公時時齒及使人屏息而無所
容知大造之不絕物也今匍匐萬里泣血上疏匿影
都門之外迫於禁例不敢叩謁謹此齋沐手啟投誠
并具疏稿呈覽伏惟俯賜憐察一為逝者明其區區
得歸拊先大王父之域沒存感激非銜結可報如疏
辭情節稍涉欺罔及不肖兄弟妄有他覲天地鬼神
臨之在上速賜誅殛無任迫切惶悚待命之至

又

伏承垂訪星變具諭翁惓惓憂國憂民之誠區區素
昧於此偶有一得不敢不對據邸報火星入於禁中

妖星纏於角度熒惑為火星當秋冬囚死時有王色
主大臣有憂宗廟不享今犯禁中慈慶火亦似小應
第久守不宜且熒惑雖火星占多不屬火災恐尚有
餘慮耳角度之星既非五行定是客星黃而有光恐
即所謂周伯者不知其在左右角抑兩角間耶或出
入或守耶大約主將相災從外入兵蝗冤獄種種頗
不祥然使在光武時縱犯帝座不過一嚴先生加腹
耳古有諸侯之國其分所當之所以禍小而應速今
天下一家主上以聖哲敬承大則默消其變小則
移於郡邑未可知也梁武之跣走不如宋景之一言

天道遠人道邇是在廟廊諸公盡所以省弭之方而已

上太傅李公

春和伏惟台候萬福世貞等冒昧上瀆竊自相公握柄以來獎拔耆逸保惜言路優假中外任事之臣使得畢獻其伎身勵羔羊之操居間造請一切從洗二三同德以啟太平至於顧命登極二詔即使堯舜復出臯契佐之其所規畫斷不能過雖窮山絕海跂行喙息之微靡不踴躍鼓舞自辛生成而獨不肖兄弟罪惡深重不能為先人延籲旦夕之命一沾德澤沒

齒覆盆舉家向隅區區孤忠無以自白嗟乎不孝罪上通於天死不足贖矣痛惟先人自叨冒通州之擢南北驅馳間關萬死盡瘁微念可質神明寔不敢為國家妄費一財亦不敢懈隳一事已未之役虜賊散搶旋即退遁言官訾摘默受風旨法司議讞仰懼威斷罪既微眇律復牽附下獄以前嚴氏陰為排詆下獄以後渠亦不復諱忌偃然自任此則相公所素知中外士大夫亦盡知之至於嚴氏所以切齒於先人者有三其一乙卯冬仲芳兄且論報世貞不自揣托所知為嚴氏解救不遂已見其嫂代死疏辭

世經堂
四
驚少為筆削就義之後躬視含歛經紀其喪為奸人
某某文飾以媚嚴氏先人聞報彈指唾罵亦為所訶
其二楊某為嚴氏報讐曲殺沈鍊奸罪萬狀先人以
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間有指斥渠誤謂青瑣之抨先
人預力必欲報之而後已其三嚴氏與今元老相公
方水火時先人偶辱見收葭葦之末渠復大疑有所
乘就奸人從中搆牢不可解以故練兵一事於擬票
內一則曰大不如前一則曰一卒不練所以陰奪
先帝之心而中傷先人者深矣預報賊耗則曰王某
恐嚇 朝廷多費軍餉虜賊既退則曰將士將戰王

某不肯茲謗既騰雖使曾參為子慈母有不投杼者
哉當先人大故時不肖兄弟既不能叩 關上書並
碎雷霆之下退又不能引甌刀赴濁流下從逝者匍
匍萬里昇骨歸壠枕塊削跡強顏稱人不肖誠不惜
死死無以見先人地下耳今 神聖御極元首股肱
千載一時區區不於此日白見冤狀一求昭雪尚復
奚望哉不肖父子兩厠相公通家之後昨見養翁相
公道惓惓見念至情歸與老母言之相對感泣然不
敢輕以尺寸之牘上塵記室者實為親骨淺土闔門
罪籍身負不孝重惡懼貽門牆之玷而不肖踪跡易

身州山人和河卷之四十五
世經堂
為人所訾指以故次且躑躅欲自奮而不果者數矣
今匍匐萬里泣血上疏匿影 都門之外而迫於禁
例不敢叩謁謹此齋沐手啟及具章揭歸誠門下伏
惟俯賜覽察一為逝者明其區區得附骨先大王父
之域沒存感激非啣結可報如嚮所陳及揭辭內情
節毫髮稍涉欺誑或不肖兄弟妄有他覲天地鬼神
臨之在上速賜誅殛世貞等無任迫切惶悚之至

上少保高陳二公

世貞等死罪上言竊伏思先人嘗以一日之附不肖
兄弟得稱為通家弟子世懋又以雕蟲之技辱見收

門墻從諸生後而自奉諱以來家在冊籍身負不孝
大譴實不敢以不祥姓名上玷記室至於仰止之私
無日忘之乃者 神聖御極賢哲作輔維新之化千
載一時竊不自量欲為先人白見冤狀匍匐萬里伏
闕上書而迫於禁例躑躅 國門之外無由希望
顏色竊布區區之懇唯相公憐而察之痛唯先人束
髮登朝羔羊自矢通州之役誤受知 先帝盡瘁報
國十年之間南北驅馳間關萬死不敢避縮而禍繇
讒積事與命會 天威森加霆霰併下覆盆沒齒長
辭迴光悲乎悲乎始嚴氏當國時亦欲羅致先人於

門下先人稔識其姦遂巡引避渠固已切齒矣而會
不肖世貞不能慎交游以從事於楊仲芳宵慝若某
某者從而孽之先人又不自閔時時對衆斥其奸狀
貝錦朝織夕不可破陽驚陰喝極其智巧鍛翻就籠
寄命游釜願指駢卿授草方察顛倒三尺吏議莫從
邇時世貞兄弟欲叩閤泣血請代而迫於奸言謂當
靜俟激則變生倉卒大故又不能引歐經雉以從逝
者強顏食息天地雖廣何所自容伏惟門下以井盤
舊學超踐伊傳之地左右 明主翊贊太平必使窮
髮無冤白骨盡肉乃忍惜一接手之勞於素所憐識

之人乎疏稿上塵清燕之覽苟先骨可以拊葬大王
父之穴世貞兄弟當死效犬馬少酬大造如有希覬
他念天地鬼神立賜誅殛無任哀祈迫切之至

上江陵張相公

不肖世貞孽惡深重致先人罹於大禍自奉諱來七
易寒暑矣乃心未嘗一日不在明公然未嘗敢以尺
寸之牘塵記室者自惟身負不孝之罪於人無所比
數且不祥姓名物情所厭是以次且躑躅於門牆之
外而有所未果乃者天地鼎革萬類維新竊不自量
一擬伏 闕哀籲匍匐萬里行次德州始聞明公爰

立之命不勝雀躍星馳至國門而迫於禁例上謁
無由區區私情敢托毫素痛惟先人束脩登朝精白
自勵南北驅馳間關萬狀盡瘁一念可質神明已未
春遼左大捷獲功至八百餘薊鎮之後虜衆我寡一
時闡入然猶以烏合數千之衆力抗其鋒清野堅壁
賊失利而遁功大罪輕中外所寬而為嚴氏力脩睚
眦頤指宵人中以逗撓之典終風暴起霆電橫來法
吏懼鬼三尺顛倒天聽愈高沒齒無訴嗟乎不肖
於斯時既不能銜尺一效緹縈上廼白日之照又不
能引甌刀就溝瀆以從遊者且嚴氏之郄頗亦以仲

芳兄就義時謂世貞為之游說又為之經紀其喪怒
室所移銷骨莫解嗟乎世貞不孝之罪上通於天死
不足贖矣世貞固不能即死死亦無以見先人地下
耳明公以甘盤舊學超應傳夢明良相遇千載一時
即薄海內外匹夫匹婦不忍有覆盆之戚而况叨附
驥末亦嘗奉一日之下風如世貞父子者乎伏惟明
公賜哀而收錄之苟先魄就窆不至藁葬世貞尚可
以少逭大戾偷生漁樵歌詠盛德矣茲具揭奉覽事
出迫切不能措辭不勝惶悚祈懇之至

上太宰楊公

不肖竊伏思自明公初進元樞時先人以疆場之役
上奉指示獲樹粗績既明公仗鉞西巡而當事之臣
如嚴氏者橫見齟齬傳會文吏以成大禍是時先人
一机上肉耳屬明公再入西府默為保全使先人無
得罪於公論遼陽覆功疏上愚兄弟以私請冀用解
釋旦夕之命明公慨然憫而許之天未厭禍讒口所
及雷霆焱發竟不可解世貞等即不能死削跡自匿
飲血茹荼然未嘗一息敢忘明公大恩亦未嘗一息
敢忘仰止明公盛德今 神聖御極明良交泰含生
喁喁思奮盛世不於此時伏 關籲天退而歸誠門

下白見冤狀一旦殞先朝露何以下見先人泉臺之
側哉痛惟先人材質不敢希明公萬一至於思齊景
行動自執式鞠躬盡瘁可質神明南北驅馳間關萬
狀已未之役所謂一彼一此疆圉之常而權奸快復
默授風旨言官白簡唯所重輕法曹丹筆以意下上
市虎既成投杼難解天乎天乎凡先人功罪大畧具
疏稿中茲不敢再贅至於嚴氏所以切齒先人之故
蓋有三其一乙卯冬同年楊仲芳且論報世貞不自
揣托所知為嚴氏居間不遂就義之後躬視含歛經
紀其喪為奸人某某文飾以媚嚴氏先人聞報彈指

嘯罵亦為所訶其二上谷帥臣某曲害忠良奸黷萬
狀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間有指斥渠誤謂青
瑣之劾先人預力密訴嚴氏必欲賜讐其三嚴氏與
今元相方水火先人偶辱見厠姻婭之末渠怒室色
市甘心後已以故於灤河小卹則曰大不如前覆數
邊實則曰一卒不練預報賊耗則曰王某恐赫朝
廷希尅軍餉大虜既退則曰將士俱欲死戰王某不
肯凡可以觸致天怒而陷先人於死地者無所不用
其力先人死死嚴氏耳非死法也今權奸誤國之罪
已著徒薪焦額俱見褒揚而獨先人蹈非常之禍街

莫吐之冤伏惟明公閱而錄之如疏辭少有欺罔或
不肖覬覦他念天地鬼神立賜誅殛無任哀痛激切
之至

又時公致政在里

不孝孤不能以罪戾之軀為老母需頃刻之命上疏
乞休即日南竄行抵澤州而訃音至矣扶服奔喪僅
存綫息歸叩櫬柩遽成終天嗚呼痛哉先後庚年邁
此荼毒初既不能從死地下後復鹵莽傳棺宇宙雖
大何所自容况勞言者以為負國雖不知其語云
何大要生人此身唯君親耳狼狽至此知不能自解

於門墻第嚮時出處之際頗曉自愛祇為相公肉骨
生成恩重不能決裂再叨遷轉唯山西一命曾以歸
葬先君仰瀆鈞聽此外亦曾有希覬他念否副使前後
十四年實歷俸亦三年始轉官耳吳興三四巨室封
豕長蛇稍裁抑之亦不敢大有處置也去一二貪官
摘一二訟師屬歲侵間有所勸輸以媚丘壑待盡之
民則有之亦半歲內事耳何至勞白簡斷斷牙頰也
國家視棄不肖如長物然不肖之視棄此官亦如
之所愧匹夫之節不固靦顏一出為此輩描畫作津
路贊儀以此悵悵耳即日縱漏黜籍已勉跡先右軍

之誓墓無容怛怛所以不能自己者懼為大賢君子
知人之累也伏承手書存問并示張少宰先生札具
知台候萬福 天眷益隆當賜環為 社稷柱石為
天下正論赤幟惟自愛不宣

上司寇黃公

不肖嚮從 朝著中望老先生風猶峻潔以為宋廣
平楊司徒二文自其人既從吳興父老得老先生吳
興之政以為卓家縣魯中牟其人私心實豔羨之不
自量有所撰述自附於子長執鞭之義乃者復見老
先生奮然為 國討除蕃賊父子即窮海難結素所

不識者靡不歡然加額稱快而况身負伍氏不共之
讐言於期腐心之痛如不肖者哉 聖明御極鼎革一
新老先生與二三大老同德輔政含生喁喁思被化
澤而獨不肖兄弟罪惡深重不能為先人延籲日夕
之命沒茲冊籍長為覆盆嗟乎嗟乎不孝之罪上通
於天矣痛唯先人自受 先皇帝拔擢以來南北驅
馳間關萬狀盡瘁一念可質神明暮夜之知毫髮不
染此則中外士大夫所素悉者蕃賊父子始見先人
年力尚壯受知 先皇帝不在人後力欲指致以為
羽翼先人畏惡其奸匿跡自遠苞苴長謝立誓莫填

虎視眈眈命寄齒頰而會楊仲芳不免對衆彈指泣
罵上谷帥臣為蕃賊報讐以取富貴先人復不能悶
慎有所指斥終風暴起倏為雷霆片帟朝入三尺夕
變區區孤忠無以自白嗟乎已未之難先人嘗預報
虜勢重大矣嘗嚴行叅將高延齡堵遏及集兵近地
矣謂之守備不設可乎虜賊潰墻進入散搶遂遁所
失何城所陷何寨御史功罪疏上已荷 恩宥防秋
定奪而宵人駢其受蕃賊風旨挾堂官之勢恐嚇方
氏代草疏辭務觸天怒律既徑庭情復矛盾且遼陽
一捷至八百餘級各邊所無係先人奏報勘疏既至

正可借此微功以贖前罪而蕃賊風令削去止是楊
照陞賞罪則唯重功則唯輕先人死不死法死嚴氏
意耳今嚴氏罪狀幸賴老先生為天下一正之至於
徙薪焦額俱見褒錄而獨先人蹈非常之禍銜莫吐
之冤孤魂淺土未歸兆域闔門百口飲血茹荼能不
痛哉今疏乞查覈功罪伏惟老先生垂憫先人守正
被誣之實與疆場任事之難一命所司發原獄詞送
吏部查覆使先骨可以就窆不肖沒者存者當代效
銜結之報如疏辭稍涉欺罔或妄有他覲天地鬼神
立賜誅殛無任皇悚迫切之至

上司馬趙公

世貞等竊伏自惟明公按全越時先人方有甲冑之
役獲從事於左右賴恩德保庇以免大譴旋膺特命
改鎮北門晝夜規調髮變骨瘁終始一節艱關萬狀
已未之役我寡敵衆倉卒闌入先人鼓率凋旅力抗
其鋒賊始退遁傷殘甚輕而橫為權奸所陷 天聽
候高莫從吏議飲恨泉壤長為異物世貞等既不能
叩閻籲天為逝者請湏臾之命又不能捐螻蟻以下
從九原所以苟理食息強顏稱人者亦妄意回光之
照庶幾及於覆盆耳今 聖上御極明公與三四大

老同德贊輔雖結懦動之微靡不踴躍思奮而不肯
兄弟不於此時白見先人寃狀即一旦殫先朝露何
以異於禽獸哉嚴氏排陷情事已具見疏稿不敢復
贅凡邊圉任事之難孤臣寃憤之酷明公固所垂憐
獨遼陽大捷獲功八百有餘係先人題奏復為嚴氏
所抑姓名見削區區微私欲借以徼幸 恩澤如吏
部咨到明公速為覆覈先人苟可以拊大王父之葬
沒者存者皆明公大造也

上御史大夫南充王公

伏惟晉宅水土開府濟上以臨東諸侯皆四履之

世貞固不能具橐鞬伏謁而部小吏之牘乃辱幕府
心却之謂而以書來毋更牘為也夫明公一旦畧分
而推私於故所厠門墻之人如此世貞乃非分矣明
公書亟言李于鱗歸不置世貞聞者亦一相聞且為
罷官歌壯其事彼拂衣行沾沾自喜也于鱗固立壑
中人也衆口其腐鼠久矣明公厭而思為于鱗乎世
貞不佞以為古殆無隱中丞也明公秦以前則可濟
以後則不可且天下談說節行政術者要毋能舍明
公而他今士氣淪溺滅頂計獨望明公益入治中正
色垂紳使苞苴却洗蹊徑蕩平廉頑起懦於廊廟之

上故不失首陽也又明公書欲頌世貞詩及它文章
公於茲道先達也何所取敬而令孺子操而辱長
者之堂雖然既已及之不敢隱也世貞二十餘遂謬
為五七言聲律從西曹見于鱗大悔悉燒棄之因稍
靡劇下上久乃有所得也其治騷賦歌選雅負不甚
下于鱗然多病癖不喜人聞之又最不喜聞於人顯
賈者故出不十之一而鷄肋之名幾咀碎齒吻間業
為明公國士之遇負慚出之且吏所錄間有避不暇
屏削明公審不以覆瓿等班氏之素可也

又

世貞等側伏草野中於昨冬從邸報見明公晉秉臺
綱清德照映薄海濯祓豈唯輦轂之下崔黎削侈而
已今 神聖御極出革維新 顧命登極一詔直接
唐虞而明公與三四大老僂力協心熙替皇猷含生
喁喁思奮 盛世顧獨世貞等孽戾深重不能為先
人延顛旦夕之命一沾德澤沒者覆盆存者向隅嗟
乎不孝之罪上通於天死不足贖矣往者嚴某父子
伏法時承明公見示手教首為海內稱快復拳拳憫
恤其私謂若可以少慰亡者則先人致禍之繇與嚴
氏排陷情狀明公既已悉之可無贅矣獨念先人自

通州拔擢感激 國恩誓以死報浙閩之役軍府草
創島夷蝟興手剪荆棘躬冒矢石彼地土民至今有
保障之思雲中覆師之後洗沐瘡痍振起凋敝為之
一新薊鎮五載三摧大虜兵儲山積毫髮不私蓋自
十年以來間關萬死盡瘁微念可質 神明實不敢
妄費一財亦不敢隳廢一事遼陽之捷百年所無已
未之虜數日旋退守備既非不設城寨又無失陷而
終風回次雷霆乍興 天怒所加三尺盡廢區區孤
忠無以自白當是時世貞等迫於謬計謂激則變生
以故隱忍需遲不敢伏甌刀叩 北闕仰希緹縈之

跡一旦不測又不能捐犬馬以從逝者塊伏閭閻強
顏稱人俯仰之間何所不愧嗟乎嗟乎世貞等不惜
死死無以見先人地下亦妄觀日月之照耳匍匐萬
里泣血上疏匿影 都門之外而拘於法禁不敢上
謁謹齋沐投書并具疏稿請正茲事既在明公掌握
又辱所素悉而世貞不肖固不足辱公亦嘗稱門墻
弟子明公章哀而卹之且為吏部楊公一言沒者存
者肉骨且不朽如躡辭少有欺罔或不肖覲覩他私
天地鬼神立誅殛之無任皇悚待命之至

又

某聞之史遷氏云伯夷叔齊雖賢德夫子而名益彰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名益顯乃若春秋列國東西
二京節俠黨錮諸賢士行讀之至今凜凜若生者豈
非左馬班素諸公結撰力耶然所謂一字之褒重於
華衮則唯夫子乎是歸夫人至此大不幸也然亦有
死而稱幸者幸其所托以不死在也即托人之賢而
不死托詞之工而不死然未能兼獲儷至者也先君
子東脩自勵羔羊之節拮据兵戎十有餘歲而卒以
不阿附權幸中深文而殞其事之本末天下之人能
知之然不勝其睚眦甫復一官齟齬相繼至兩臺奏

旌亦復報罷而明公獨慨然操如椽之筆而為之傳
所以褒閔之辭備至先君子不幸而遇嵩以死幸而
遇明公以不死且以明公之賢而工於辭萬世之後
因明公而先君子膾炙於薦紳大夫之口為其子孫
者當何如以報也拙詩書扇頭聊吐感激之緒百不
發一唯明公亮之昨小僮回更拜扇幣之貺過渥
益不知所言謝區區承之起家叨轉浙西雖宦思索
莫世意鹵莽未敢一日不盡心民瘼以負知己冬初
勉襄事期日制之老母乞假不可唯有乞歸耳倘得
為宰公一言尤見生成至意秋氣未深為道為社稷

蒼生自愛

大司馬劉公

往者以燕侍家君教之曰吾於天下所不如者二人
一為汶上吳公一為麻城劉公其仁心政術洋溢所
蒞其潔修恬於功名之際即古人曷加焉然吳小迫
而好賢其名不如劉公寬有大臣度云是時世貞私
心竊慕之既錄囚識吳公於常山還而待罪為東藩
之臣汚公屬吏愈益私竊幸快其平生而屬臺事嚴
不敢以私請雖然間一從僚吏望見公眉宇退而未
嘗不忻然得也已接公談未嘗不慨然自失也公故

無少世貞間有所論請罷亡不可者公遷握留鑰屬
有兵車之役受驅駟馬不能追拜後車之清塵虢虢
惶恐無狀而公更收賤姓名置之薦剡乃所善張副
使來謂公本意殆不止此日者又微聞公之屬世貞
於段君也夫世貞思之未有以當也凡所旦夕托體
青齊吏民之上粗不大戾者以奉行公之明教故然
十不能四五耳公胡卷卷若此豈以家君有連施及
烏之愛耶世貞少愚不能推擇為它吏守刀筆九載
局促成案又坐游罪人睚眦至貴引繩批根幾以事
見法今食寢躡跡燕雀處堂即大長者憐而收之焉

能自致青雲之翼乎為家君躑躅遠陲解去無日強
顏待報不然且自効歸矣海內薦紳先生日夜望公
北赤幟善類世貞獨以為未可也天之遲遲於公蓋
有待也此其為公深矣一旦而北欲信心而行乎其
信人也不失官者將失公矣門下故吏恃國士之知
輒復僭言及此公不以為非願詳秘之

又

世貞不肖嘗奉下執事之教於東土自惟愚稚守職
無狀不足以佐下風而翁長者不忍棄而錄之中間
雖一布感激之私亦拜大誨之辱而間濶者十易寒

暑矣自承先君子諱以來闔門飲血不敢自比於人
今春始奉 天子詔匍匐而北上書陳冤賴二三大
臣採中外之議即欲有行而橫為一用事者所尼躑
躑 國門久之乃獲從莊襄公諸孫游盛為世貞道
翁所以繾綣良篤不肖所謂崎嶇歷落人也翁向者
固已過聽而賜錄之今尚欲過存而重錄之耶不肖
母論均終天巨痛而摧擊震裂之餘田光先生所謂
其精已銷亡矣區區布素亦自有微業守此可以仰
報門下獨念先君子嘗受翁一日之愛而生平心事
為權奸所阻末復以身徇之海內一字華衮寧復有

重於翁者乎今奉所草行狀以請倘憫而惠之言或
小傳或像贊又九卸得一公舉祭文歿者存者豈惟
銜結之感而已耶明良一時鼎革之業師表萬世而
我翁首膺簡在三錫留鑰卒無以易退為念不肖拭
目仰俟風猷惟冀為社稷為士民自珍愛不宣

又

昨取道龍江瞻眺萬雉思祭戟之所駐一奉下風而
遠吏避國禁次且不敢入袞衣十載之挹先君九京
之感無由布之於左右良用悵然乃舍弟書至謂明
公數惓惓於不肖甚恨失候不肖於世無所比數獨

辱明公盱眙而造物者亦誤聽其敗革遺勅之用強
之一官必欲蛾眉混沌實所不堪已上疏力懇乞休
得請之後當汎舴艋大江携瓢笠而候明公於麾蓋
之下未晚也偶聞用事之人裁定庶僚禮持軍容不
入國之議於明公駟從有所減損明公亦聽然而從
之此甚非也夫明公與魏公此官即唐之所謂東京
留守也留守出入具羽儀鼓吹視方鎮特不建節耳
且明公既奉天子勅衛陵寢彈壓畿內即有所張
大無非所以信主威懼不軌也其所謂軍容者旌
旗在前戈戟左右金鼓節趨乃稱容耳明公固無之

也且京師有天子在焉然而省牲則列導騎主試則擁八駟者何尊王命也夫物無兩大留京雖重不可並國稱也明公非可以九卿例也鄙意以為宜急復之不然後之議者謂輕貶損威重自明公始也且往年新營之變其故在主帥不尊等威不別也今又無故而居卑而示之以弱大不可也世儒不博古不達勢妄以胸臆變更者不可枚數在明公自裁之耳區區芻蕘之見唯賜而稍秘焉幸甚幸甚

寄少司馬丁公

世貞負大罪天地間不即死強顏稱人五改朔矣自

奉諱後塊守塞兌不敢一通尺寸之牘於生平故舊長者既日夜思之獨於明公大雅不能毫髮自鳴歿且不朽耳古稱知己重於感恩何者明其難全也明公於僕進有鮑叔國士之知退有薛公改館之愛且當流離顛沛間冒吏議排衆賔務存餘暖於不然之灰又推右驂以資饋索即古所稱銜珠投環未足萬一而今竟為棄物與世永謝已矣無用為報矣故嘗登晉丘之臺望要離之壠思古節俠借軀感慨之士輒慙然泚頰也已簌簌淚下不禁嗟夫嗟夫明公豈必欲知之哉昨歲得邸目知己遂鏡湖之請脫屣萬

鍾高蹈明哲後見季憲副頗能言綠野香山之致令人神飛山川脩篁不能一躡芒屨從公杖屨為恨不腴野芹之敬惡詩扇頭聊見懷仰幸賜麾入春初尚寒時進七箸以慰惓惓

大司馬張公

昨歲附一書子熙去不謂蒙長者記憶而是時業自愛其半殘之軀以庶幾稱門下客乃今併失之矣造物者見侮擲之風塵乞解不遂龜而就比今躑躅蒼雪間無所容面乃拜翁大教之辱又為離蕢園四章宛然三百篇家範也稍令西河叟釋而序之益汗顏

亡當矣深欲造玄亭一傾倒未果東望明海烟霞五色令人奮飛無已則唯有手芝園集恭讀之耳然又似舍翁而與先秦西京建安開元諸賢揖讓也先君子奏議并所草近稿附嘉幣往祈賜斤正嘉則乃獲幸門下近作何狀聞令郎大竒人不審可一相見否大篇得手書八寸赫蹠欲以壓卷知當不吝初夏多濕為道為天下自愛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四

英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二十五首

吳中丞

某竊伏承高風舊矣五絕之操下盱脂膏將使談士
芬齒墨吏破膽不佞覲以傳吏之便取道恒州謁臺
下瞻奉龍光一二攄吐逡巡未及日者繇河間而東
未抵高陽二舍則幾逮陽侯之難委頓入城不浸三
板俄尔摧毀可三十丈身從吏士號睥睨間僅得小

退耳錯輪之道改就擊楫出北門泛而安州又從安
州泛而郡城波濤洶洶望不見溪垂陽宿杪視若蒲
蒿蒿師時從舟底撈粟糠人家依高阜餘者十可一
存竈突無煙大類荒島所經由城市老幼牽道聚哭
謂潦且四歲日夜希半菽之入今又空矣旁邑踵困
亡所移食盜則不敢飢又難忍計唯有自盡耳河伯
不仁長吏佐之政歲蟬緩恐一旦不諱仰累仁公今
天下北罷虜南折倭夷三輔要地陸沉若此可為寒
心仁公撫有茲土素所惻怛寧但如某口語而已耶
竊以為速上疏蠲額租量為賑勸多集諸大吏講求

水所以決之故下楳竹石毋計小費庶不遂為魚耳
遺黎子子待哺仁公即無惜一介之使為行灾撫而
慰之所大願也某愚不更事宜度涓埃無所裨於海
嶽私泥堂下百里之慮違先哲未同之旨唐突尊重
無任惶恐

大司寇長輿顧公

子與至得老先生所和長篇讀之真如奔流從岷峨
間瀉來一注萬里日與李頌德吳給事相擊節蹈歎
以為前輩風流故自遠致是時初有讞獄之命陸沈
酒食中不得小效蛙響拜大貺之辱唯是老先生與

坦翁一二大老天所獨私出則黼黻朝著歸則領袖
泉石其所增色豈唯天目茗雪而已燕中漸不可開
眼棖棟惟新便有黍離之象世貞抱案九歲矣所坐
想子與亦能談之鷄肋種種無可復汚筆札昨檢先
後著賦詩雜文各體三十二卷聊綴成帙照影自憐
不覺食寢俱廢乞得小鎮或出或處不至棄其平生
以報老先生國士之遇耳引領南睇無任馳仰與時
節宣玆飯自愛

上馮少宰

伏惟相公秉鐸三吳豪俊蝟起咸喜自門下而獨世

貞以間出無所比數如牛溲馬勃欲一附於藥籠之
物而不果然世貞初從選人隸棘寺相公固儼然辱
臨之且復以家大人游從之故數惠顏色至接卮酒
奉溫言之歡而相公則益日顯重握風紀世貞待罪
西曹之屬間繇公事一再見外不敢踴進其履於相
公門庭唯數從一二友人如吳給事宗考功得相公
一言相與擊節推伏大雅宏度不幸而不得奉几席
稱受經諸生幸得為私淑足矣是一二友人皆少年
銳情瑣屑末藝又不善掩避相次謫補而獨世貞既
前自踈外無纖末可覲於相公衆口謠詠至視為大

澤之糜求以飽嗜者乃聞相公力明其無他而渝拔
之得無齒罪藉是世貞後先自棄於相公而相公終
始收之也古人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夫恩之大
者及於出萬死揮千金而古人不肯輕加於知己乃
相公知世貞矣所以援骨噓枯之恩深矣何以爲報
也不佞素有膏肓之疾自今而往竊自誓不欲療即
一日不罷而以汚民社者不敢毫髮有所負於幽明
即罷不死而願以生平之力下上千古著述一家之
言更不諱而遇封疆干予之變必不委瑣苟免以負
門下知人之明如其僕僕亟叩昵昵縷謝爲兒女之
戀相公將遂弁髦而厭之哉不佞相公旦日坐廟堂
進退百官於不肯姓名如素不識人足矣他非所敢
望也

上傳中丞

世貞不佞少時繇計偕罷試依家君長安中業已聞
執事爲考功赫然有聲考功歲當黜諸郎吏諸郎吏
故多大貴人門弟子也當僕被出署時五侯鯖腥在
喉吻間蓋臺省快然一洗云而執事亦坐是不安適
外去世貞間私於家君以爲執事非今人也其成化
弘治間人耶然成化弘治間人在今日未必遂能爲

執事以執事當其時固不特止于其人而已自執事
去後世貞竊祿為京朝官旁再覩其事嘆惜脂輟則
徃徃私歎安得再屈傳公治考功哉不自意待罪為
東臬之吏而執事儼然辱臨之既已幸快其平生而
執事所規摹蒐卒補乘賑荒釐弊城險濬流皆百世
之業也而世貞闇且牽於文法不得有所效見以承
萬分之一蓋日夜負芒刺焉而執事既以謬容之又
謬許之至䟽草一下上官降色僚吏改目世貞亦得
稍奮迅其緩急之軀然嚮者世貞固好慕執事而不
能為人言之不知執事何所取於世貞也世貞少時

固已妄希古人之業而既舉進士不幸誤從二三少
年游因極意為詞章者且十歲未成生平脫跡多口
語就謁大官貴人若謁鬼神未嘗不淫淫汗下也目
眊猶之鑿齒則思請劍焉耳封豕之馮陵則思請纓
焉而坐家大人執桴鼓為封疆之臣懼一旦之波及
以貽私庭憂筋骨柔脆不慣引強騎迅強鷓鴣搶掄
之翼而志天池亦左矣故寧自托處若五石瓠浮沉
於長安之汙潦而中間小有所持論與毛髮踪跡已
漸落人齒牙間幸不即罷斥而托於吏民之上已二
歲白柘赤丸十去六七綠沈如林烏號若陵其不受

事麾下聽約束者亦改而之南畝矣顏神之戒板築
斧礪河水循故高博食新誦無嗜腹謠鮮壞陂莒三
大姓與劇賊房李後先就逮捷若探諸囊中雖然是
固未足以酬我執事抑不佞聞之天犢而祀者人主
也孟飯瓠酒而祀者農也肉魚獸而祀者豺獺也其
大小不同以分酬一也世貞姑能為其小者酬耳執
事其亮之方秋執事加七慎櫛頤養道體以慰中外
之望不佞區區芹曝尚有片言之獻以少裨幕府者
候他日焉其以為海大魚也

王宮諭

比發京得手教斯時坐西河之戚惜惜不復辨意獨
如豁者稍間卒之大要素秦以上語無容晉人尺牘地
也知已奉太夫人由相衛入關還故里觴桑落為壽
甚樂使人云出當別取道漢中汎巫峽樓船而下直
抵留都視曩稍迂也司馬子長多壯游游竟竒其文
章執事亦有意耶明興高文二帝鼎卜二都雙垂若
日月開闢元穢百七八十年來彬彬之治亡論邁漢
唐矣即吳蜀偏季尚有太冲孟陽諸君子賦之茲何
寥寥也吾州故桑君名悅者庸妄人好自標者耳為
二都賦類不過閭閻中貨郎肩裝而鄉里小生時時

或稱之夫使堂堂大明兩都即無以賦者尚可而柰
何使桑君拔而汚其重又令後世窺見明也執事握
筆珥簪廬承明席天祿坐卧燕之邸垂二十載中間
秘籍紈文與學士大人所稱說亦已多矣而今望鍾
山撫大江據雍容之署得以其燕馳騁上下當不大
讓孟堅平子也數百年一時碩公勉之 天子神聖
定國本鋤芟蕪惡登用賢人先生不日贊謀議幾事
萬集飯沐不暇誰行議此舉也

楊仲芳

舟次僅一奉顏色匆匆未竟所欲吐抵暮接邸報知

執事遷夏官此故物耳所遇諸君子無不色喜執事
柄用者丈夫得意事要令磨墨看鼻左手持橐右手
寫燕然碑乃為快耳第執事往所忤人以大辟敗又
名太高如孔翠威鳳弋人爭欲得而籠之幸自避千
仞遙覽乃下可也執事暫於義忘久矣莫助之愛弟
姑效愚焉 書抵京而君誌速三日矣

徐子言

曩謝書達記室否別後窮日而南僅一追會老父抵
家酬應不可了盍帑一月匍匐北來償此業債茲後
或冀少紓耳中秘異帙日得懽勤燃藜之暇當博求

會都合印音各詞句
劍鈎錄
一板社劉得勝不銀銀

兩都故實追美班楊幸毋虛此佳地某之鄙劣漸以
膏肓所遇大不可限兩手持蠟螯拍浮酒船中此實
語也兄莫更羨之否

蔡中丞

賊舞白刃而剽者可二十人不佞從鄉里少年白挺
掇之輒獲其一僂二首餘獸鼠去虞伏發其衆囂約
之耳不則盡掩而取也諸少年旦夕聚而憂賊讐我
竟不來也此易與耳賊大約五六百甌粵人半之其
不能圍城而入甚明然所以攻西門不休者不過張
兵以脅我綴我而分其部散掠村落耳執事第嚴飭
吏士登陴偃旗鼓靜以待之而擇其驍勇善鬪者夜
間道發陰布各村落間使會精勇少年設伏要其零
抄或合或離勿使之測識彼進迫巖城不能入退無
所掠不過三日走耳賊走以餘皇載炮大而追之彼
情歸可立盡也

應在明

自前歲得再領教創竄跡青海簿書之日手板半之
以故於我兄不復能致尺牘具寒暄之敬兄將無以
我為薄不發郵書知已郎夏官長安中大人乃有此
除日可賀也僕偏觀交游中即意氣激昂不喜翫敵

卷之百五
七
者有之無如兄勤敏精悍留心應世之學而長依於
正如令兄領職方叩囊底智足以了此南北矣青州
地險而民悍加之俗好鬪陸博豪飲借軀報讐剽椎
發塚以為固然銛牙三尋烏合逢蠱涌即僕旦夕所與
起居人皆白跣也自僕為破賞格人人相軋發小始
歛手耳然幸或可以了吾事將來之憂未艾也兄托
我先大夫之文固不敢負約弟不才口語方為衆所
厭恐不能為先大夫重如其不然將遂勉強捉筆矣
兄次不竟所欲吐唯含章以候大用為屬

寄方德新侍御

足下超曠大節世所奇瑞而僕乃幸得當之招提杯
酒揚乾之際便足千古惜傾盖分歧併於一日使肝
膈遺致鬱鬱思奮而未遂耳足下抵潞河之明日先
君子之命下即縱身兩羸間聽其躡頓不旬抵彭城
鼓柁順流念足下猶在齊魯之墟迫欲歸不能待敢
留書歐生以問足下一詩書扇頭見懷為俯和可否
蒼梧暮雲視吾洞庭諸峰何如異日毋相忘也

寄何叅政

弟側伏草莽則聞吾丈為大吏嶺表秉鐸江右隱然
東南一龍門而弟謬起從事於浙吾丈飄然塵壒之

表矣浙東西相望如異域一官濕東不能步武錢塘而東以叩玄亭乃稍稍傳薦紳大夫議欲奪吾文於烟霞泉石間不識肯遂幡然否傳有編古今遊名山記弟夙心日訪之書肆而不可得近得之邵少叅所讀之連五日遇訊諜輒乙之少間復讀之至丙夜不忍釋令人厭見吏民耳嚴君平尚云州有九遊其八以為恨來日何幾乃欲以匏繫之區而繼亥跡之後不亦迂哉携此編歸異日略如宗少文故事足矣草次成一章仰博郢和亦見區區神馳於左右耳諸記次第中微有錯迂者恐誤漏雌黃又所遺似亦不少

答王禮部言卿

弟所收後先不下數十百種不審可備續編之用否敬附郵筒於少叅公所拳拳不盡所懷統唯照亮

昨執事建禮除目下則指謂家弟曰是關中少年玉質金相人也子何幸而得之為同舍郎則又指謂曰恐非子之所得而長有也是王裴之選也乃執事書至沾沾喜得家弟同舍相與琢劇甚歡也語有云聲應氣求蓋庶幾近之矣僕嚮者為執事言禮曹一日足寓郵其言固已驗而今所稱王裴者即關中缺吏部郎何可舍執事也雖然唯僕竊亦有進執事固下

生所謂連城珍也其在內黃有攻日而無攻人在燕
都則有攻人而無攻日稍兼之者獨禮曹耳勉旃分
陰可念也僕謬為諸公推轂而一官落落無所見投
効去又不獲請然緣是得侍老母疾專精湯藥間出
處固細事也其他種種家弟或能道之

答曹憲使天祐

不奉顏色者十七寒暑矣區區自廢草芥中與世一
切抹殺迨強起為吏乃知明公自政術外踈跋藝苑
春容寂寥膾炙人口雖不能沾被膏馥之遺仰止一
念固私所深也昨見北垣指切怪而不得其故後始

知為楊忠愍下獄一事記任大名時忠愍子應尾携
所刻年譜相示乞行狀弟亦怪問之曰少不能悉父
下獄事奉遺筆云云耳弟不暇更致詰也要之世豈
有醜人羊叔子哉乃投杼之疑不能得之於慈母况
今傳聲不切痛痒少年輩也達人大觀苴芥軒冕烟
霞泉石自足千古計未釋然者兩賢相扼之歎耳不
肖本無作官理而為造物所苦累疏乞休竟成寢閣
多口之及罪我知我公除而後獲以餘日灑掃先壟
托鉢佛宮私計足矣手教娓娓且肺腑之談憂痾不
能出祖吳楚各天牛斗相望勉旃努力不朽為盟豫

章可與酬和者德甫外有用晦王孫美秀而文社足
也倉卒未及卒業聊抽一簡已堪解頤珍重珍重

沈太僕

前殿無美云瘡鬼來病君子良用勞念繼從康生得
勿藥之問乃知天錫難老神明萬福冀區區公除後
操一舟從翁杖履於五湖三泖間庶此生為不虛也
翁名德耆壽君厨之長海內師表鄙不自量以糠粃
前引雖抱珠玉之穢亦竊遂其蠅驥之私耳乃重蒙
飾獎過分即前輩汲引無惜齒牙不佞何人斯而敢
當此汗悚無任大貺惧以不恭扞長者之命謹對使

拜嘉所有不腆書幣上瀆記室唯賜麾頓萬荷

汪正叔

僕嘗稱謝茂秦可作諸佛菩薩云蓋此子苦行堅志
便令剔骨析骨亦無不為者今又於足下見之于鱗
之作印證大宗頗為俗眼喧呶足下獨口其文不置
又因而下詢及僕也足下之勇亡復滅茂秦美僕茲
歸擬築室山中少有所效以再見足下亦願與足下
共勉之見托卷僕素乏臨池又紙不甚發墨今附上
幸揮棄之為我藏拙可也

與黃郎中

始者見足下拂鱗鬚按城社以為好奇伏節士耳既
聞受辟元帥幕府諸幕中少年人人有連也而獨足
下孤生且州郡職竊為足下計少所自全者弟相知
傳足下逡巡引外多辟少進彼固無柰足下何也夫
君子處於屯明夷之際如此哉世貞懃於交遊鮮所
伏伏足下耳比來賊直授首宗社大慶然意者彼逆
送死耳非有長策馭縛之也而餘黨尚蟠聚肘腋又
外論切切以島衆眩利蠅嗅而襲不必一一稟命賊
直東南禍未遽艾也足下今遷為武部武部其官也
且足下又時所緩急需者也必素講析利害若指掌

為我一言之乎世貞汚法曹郎無狀不能以死奉職
而又不能為骫骳以悅勢人進退無一可言者日待
罪東方戈矛之鄉以幸故未即中漢法雖然旦夕且
歸矣念足下無已故因郵卒致訊為強飯自愛

陳僉事子兼

明天子及相君思以惠晉蜀學者為蜀得大夫甚善
大夫少以文鳴郡國中未有試也今為大夫得蜀操
一方藝苑之柄亦甚善雖然貞不佞竊有告焉貞也
嘗讀史觀蜀事秦李冰首教墾植逐去妖害逮漢興
文翁始漸以禮移化之蜀自是質文彬彬與中國抗

身州山公集卷之五十四
宋初後進嚮道稀少張詠為郡脩紀文翁之蹟自是
又有任李輩出也夫此守爾其民社後賦獄訟軍興
調兵食百用鱗比且不以為恤而致重于士教如此
故文翁張詠名與李冰並而功過之明天子惇化飾
象徧郡邑置學宮樹之師餼其俊而賓其充未已也
更遣憲臣督理鼓舞專勅徑行事得校黜陟師生毋
以民社獄訟後賦軍興調兵食煩勞之至專且悉也
今夫蠶叢魚鳧村僻寡陋之俗固革而雍容埒漢宋
固多好義用脩之士然未見大踰過之也專則易舉
雜則難徧夫雜未見難徧而顛未見易舉也其無慮

尸位耶大夫盍亦思所以惠進蜀學者以答我明
天子及相君至意貞也聞之矣直而溫寬而栗體也
士所群視而趨者憲臣吾稍以其士而姑息之衆且
玩易不自勵至冒競無耻之流因有所挾而蠹其隙
稍更振束縛以法又叢謗怨且非待士恒軌也近又
有傲誕肆意者輕所閱曰吾將盡黜之其與于旌賞
無幾此又非也伯樂善相馬者也郡有千里馬則取
千里馬而數百里或不能數百里則取數百里馬矣
不能以數百里馬而百里或不能百里則取百里馬
矣故士不可執一衡萬也因萬而衡之如相馬可也

朱子可追朱庄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本

不佞為諸生時諸生中即有青衿冠衣而貌儒者行
齷齪市井類也不可不黜又不可忽易黜也大夫固
明慎勢豈得一一熟之或他有所托假而後得一時
之聞槩終身之禁錮此非為大夫處厚策也蜀故多
異人嚴君平輩混跡傭卜卒難物色之至有砥節脩
行表于閭黨而未顯者精訪加敬之所以風厲繼進
也大夫今之賢人固有不為文翁張詠者其母以薊
菟而忽遺耶

寄郤侍御

不肖之待罪晋中也竊謂得備察屬承見顏色領大
誨為天假之使而自復任時格於例不能謁臺下第
時時傍習攬轡風裁為千古驄馬生色神飛夢馳於
龍門砥柱間旋以老母病棄官南道又不復能辭謝
雖天地棄人罪無所加亦恃臺下慈明見亮耳草土
間偶覩邸報知臺下埋輪之疏格不下遂移疾歸超
然威鳳千仞非尺鷃所能窺安石不起將如蒼生何
蔡使君來惓惓道臺下俯念不肖至意且謂前南林
齷齪起自某君竊自初以此君長厚推心無間世路險
巇乃尔然實自吳興三四豪貴人成之不肖踈節骨
體本非世材為造物所苦遂添蛇足來者可追茲亦

何足道也雕虫末技夙障牽纏身亦厭之臺下幸一
施針砭起我膏肓不勝祈懇

李太史本寧

過京山以斗酒豚肩謁太公太公方從里社權飲不
歸也辱尊君媿媿埒鬚相慰勞晉陽之別蓋三載所
矣尊君則為言門下且以使事過里率諸生觴太公
而方為相國所急不得請太公躍馬肉食與尊君競
壯不復以膝下懽懽也世貞雕虫之技似亦見知
相國遲之使從事楚棘而當事者遂以全錄見委自
二義客經外靡匪拙筆當此右文不諱之朝亦欲借

托筆札以附於旃孟方朔之諷退而悔之三十年仕
路人猶作草茅語且欲以縷行抱缶之伎而廁奏於
國工大樂前其能無厭斥也以素辱門下知愛敢吐
其私為保全之諸公所萬萬世貞今歲驟哀懷抱作
惡二豎見凌日有憂生之感已具疏稿令舍弟投上
倘得從史生還皆大貺也方作書瘡發憤憤不竟統
惟亮原

答趙中丞良弼

前者辱教使遠迓草率附數行為謝及於冗中得一
詩亦不知其何語臆月小盡抵襄陽追淮海公不及

因代疏發報燕中書得百函隨趣謁郢陵歸用望夕
入鄖甫三日而使者復以大貺種種至矣鄙言不以
屬詭口而欲登之壁且復理故帚損華觴大幣為謝
是重不佞愧也太和真府呼吸上帝豈敢以風塵吏
而遽干之景風之候籍手賢撫君為紹介則不佞將
執鞭焉鄖城無所不縮轂僅一二鳥道為通其在楚
賦有於隨息固附庸也而翁乃重以獎飾鄙人倘遂
信之得無令人作夜郎王觀乎一咲一咲所示咨目稱
屬似未安欲令改正宇下之覆固日淺而勤恤我多
矣其能遽即分庭禮哉俟小間當如命也

羅虞臣

夜飯郡齋時也李于鱗謾謾松下風二地主濯濯月
中柳謝盧亦矯矯傖父僕狂浪自放疑非人間游也
別後捉鼻見道上貴人都無復味耳瀛莫之間饒魚
鱗足啖濁醪澆磊塊無復可道者大名一片讀書地
執事勉旃自愛二詩見扇頭可博而取也綠篔中無
復餘耳

復楊都督

得公與二三文士倡和詩具見祭征虜羊鉅平投壺
緩帶風味顧聖之故倦游其材足依包子頗稱三絕

俱幕僚妙選也武林游目大是佳事况重之以東道
主哉但野人懷土又懼為世眼物色故更次且耳然
未嘗不神游畫舫青油間也

熊憲僉

前使以馬公之以遷去也不佞私計之以吳中之節
即無當者必屬公已邸中報至果公也不佞茲有三
喜喜公得治其舊民苦諸父老得復為公民喜柄事
者得公高枕而付大江之南亡害也即群沙中少年
人持七尺刀裹乾餿帕首韋附來受事麾下矣世貞
敬廬之燼抑又何幸焉青齊寢食盜賊白刃起酒杯

間加之原田無歲文法苛煩如東濕薪非不佞所辦
也計旦夕且歸矣明卿昨始量移小郡推往者憶其
白公事皇皇若有失也其為人篤友誼然諾生死罕
匹焉世亦有憐其淪落者哉

上丁中丞論海運事

蒙發許給事奏內事理與分守道會議復辱別帑垂
問具仍不遺葑菲至意竊謂登萊一方不過數百里
地瘠鹵禾苗少熟而溜青縮穀其口穀有餘不能出
給它郡以轉資不足不能求糴它郡以自給故小熟
則驟饒小凶則坐困閭閻無間歲之積者乃其恒也

今歲收至歉斛麥已盈一金盡所有而供遼左不十之二而室如懸磬矣其不可一也登萊舊無海舟其通者皆山島及遼左之桀黠人也今欲海運則須造舟山無大材足採操舵駕帆浮泗占風之卒皆欲取辦於閩浙令一下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其不可二也今遼左之飢荒在然眉而造舟募卒事皆創始非隔歲不辦也夫殘登萊而有益於遼左猶可殘登萊而無益於遼左其不可三也山東喉咽也遼左雖重猶手足也割喉咽而供手足萬一民困盜起誰則任之其不可四也臺下上為國家畫久大之策下為地方

極纖微之慮但亟據實奏報止令遼人導海以求糶而不必令登萊導海以餽遼其各島有舟人民稍寬其禁聽令轉販仍曉諭二郡積穀人家毋倍索高價沿海牙行之類毋得乘機誑盜為姦庶公私不至困厄而邊腹俱有調劑唯高明圖之

議防倭上傳中丞

伏承下防倭諸議及別辱手劄見諭令悉心條對具見明公倦倦為國集眾思廣忠益至意也區區一得之愚乃有相左者知明公不欲屬吏之尋聲而貢吏也夫倭誠可憂憂不在山東也青登萊沿海也皆瘠

鹵數十里無人烟不足中倭欲也進無支港退無寬
洋深入則不能散掠則不達非倭所便地也我無販
海通賊者賊不得內應必不來即來不過淮揚之敗
潰或為風濤所迫者一二舶衆我令長槍勁弓蹙而
取之立盡耳今明公欲奏設提督開府如浙直故事
恐部尼不行也行而一二歲後羽書晏然者開府之
費何以解設參將毋論其供億煩擾也今兩地有兵
備副使二矣備倭都司一矣兵備之令不能行參將
參將之令不能行備倭是參伍也動相掣難相諉如
之何其可也留民兵善矣然是兵 天子所恃以防

衛京輦者也歲募其人一直八十餘金費至鉅也萬
一倭不來北虜即有警議者曰山東私此五千人何
用也四十餘萬金之費何歸也留賊罰備緩急之用
善矣大工迫若風雨工部之任事者眈眈悉秋毫也
彼其懼諸道之以倭解也必不從我矣造海船此尤
非策也夫山東陸戰地也山無大材人無善水地無
支港海無寬洋此其勢必募閩浙之卒鬻淮揚之木
費鉅萬而成舟師間居何所置之有急何所用之故
設提督莫若明公以撫職為諸道主設參將莫若責
成於兵備備倭留民兵莫若嚴閱諸道之快壯留賊

劉焘十星樞人烟不亂中委久已達無上塔總禦
罰莫若使道府設法處置造海船莫若精陸戰明公
第無上此疏而以時按行海防訪問利害從容圖之
未晚也區區直以為天下之患不在海而在山東山
東之患不在倭而在盜賊盜賊之端與防弭之術未
易借筋數也請俟燕閒之間進焉唯明公矜其鱣錄
其狂幸甚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四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二十八首

上朱大理書

某昔者讀柳子厚上崔大理啓其為文蓋千餘言然
大要不過求遇已耳某既以高其文竊復卑其人以
子厚之才不稍自貴重斷識於崔公即才若子厚崔
公不先識之而使其匍匐自獻某以為罪在崔公也
攷唐史卒未見薦子厚則茲啟亦贅疣耳夫不能愛



人之才與不能自愛其才而輕售之人其失均也某
小歲粗曉窺弄筆墨便得解去既釋褐從諸薦紳先
生後多所覩記事事觸感消沮用世之志加以行能
鄙劣習懶成癖不敢與今儕輩競晉顯退而思欲效
尺寸於古人俵俵焉若師瞽無相跬武枳棘而不得
舉乃幸以職守隸門下執事者不以他屬吏視使薦
敵帚且為游揚之悚愧何以得此於執事某之文不
能望子厚萬一執事之賢崔公不能望萬一彼所有
者某則無之然而彼所無者某則不意其有也某之
周旋棘省幾滿歲矣執事之御閣者某不一二面焉

執事方吐沫延攬而某縮焉如畏豈直以勢分懸隔
不敢以不肖之身勞尊者降接亦妄意束髮讀書果
為何事既鮮先哲之長迺效其短耶執事不以督過
而惠教之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子下體之愛
至矣某且不敢當耳抑某聞於穆叔其次立言去德
功為品三也假某能為子厚亦子厚耳有子厚之文
執事之愛必更至使子厚求遇其文執事未必取也
顧距今竊祿之載衡畧未涯萬一少進磨策駑駘或
有所見以無負執事亦願執事推愛某之心愛天下
之勝某者而已同年李光芳僕人刻意五七言律適

○鵝兩種有丹有白
莊子曰聖人鵝居而食穀
又寒衣卜結鵝衣結似懸鵝
子夏負衣結鵝衣
○蘇復生之

時名家不知合致誰左坐使事故尚未及侍下風其
人所謂勝某者不敢隱也

與陸浚明先生書

遠辱寄高文讀之至再三不作一今人語又不襲一
古人語抑何奇也某所知者海內王叅政唐太史二
君子號稱巨擘覺揮霍有餘裁割不足執事之文如
水中之月空中之相不落蹊徑不窘邊幅僕間與吳
峻伯論之謂正統在執事也吾蘇作者後先固不乏
何至掇六朝諸公之敗纒結鵝聯絡而成章僕私心
怪之以為如閭門市綺帛得三尺頭面耳不直一鑲

也僕少執事三十年總角時見家君論當世人首屈
指執事私心慕嚮之不減於龍門之馭既幸取進士
亦謂尚及壯時思有所見於世而踈懶之癖切入膏
肓跨馬候謁違官如使絕域碩同事者面頰流汗少
小作態不自梳懶後不復能梳懶朝起假手僮輩抑
按之甚苦便欲盡削去髮執事謂此人者果可見於
世耶西曹號允散而訊謀未及清晝晏坐間亦有文
字之好捉筆一二語既讀之便自羞毀去且未及登
執事門何敢便操鉛塹柄執事謂僕多所述作所傳
妄也

竹奴音怒鳥籠心懷以試鳳凰在
竹奴音怒鳥籠心懷以試鳳凰在

又

伏承太夫人奄棄惟是純孝摧戚曷解太夫人上壽
令考越有聞嗣奕於再世其何以憾焉執事宜抑齋
毋令過禮僕羈守不得歸致生芻之拜謹南嚮盡授
不腆薌幣伏惟鑒入之前月魯辱寄左氏鐫幸牘少
間假休沐卒業頑鄙未窺見一二然於援證核駁無
假累紙疑義躍然痼癖頓洗真漢廷老吏筆也當令
盲老公心服地下矣所諭孤樹哀談乃閩人李侍郎
集聞已托梓人僕向從袁履善處錄之比舊十益五
六大抵多間巷不根語閒中妄欲刪定既復自嘆此
不過增眼目一重魔障畢竟何益執事但從履善索
之見當自厭也

陸子傳先生

某於公通家子弟行也曩叩玄亭阻應門悒悒而返
自後且不敢以塵土案牘之身廁穢大雅納刺惡却
數矣居平見京師事不可眼與一二知己拍手論吾
先生蟬蛻污濁翔于千仞羅網滿地孰得羈奴聞開
卷之暇頗往來文氏布袍玄恰疑塵湛然賈其餘力
要使鍾顏三舍丹青戲遊真宰上訴奇哉歸也近從
射陂草堂觀其人固世錄未斷翰墨清妙亦一時名

手再致聲執事甚切也

答徐以言

自執事有伏闕之疏不復聞問者十四寒暑矣雖凡羽弱鱗不足復溷龍章鳳姿區區仰止一念則何嘗不旦夕焉自以先大人方履危制命炙手不欲傷當事者意擬走一介候踪跡稽剡之間而竟次且不敢僅從越中人得起居無恙有加額而已然區區竟繇容城君故被萋菲而先大人復不堪其齟齬時時相左遂中竒禍至今日嗚呼先大人已矣其不孝不能代歐刀北闕乃以宗祀之故勉強偷食息亦何顏稱

人於天地間哉即死無以藉口地下不死而如曹蜍李志厭厭無生氣何為也人於生死亦觸藩唯谷柰何柰何近者元兇褫斥小豎遠戍執事之道已行海內方日夜覬東山之召以大吐未竟之蘊而不忘窮谷草芥手書慰存且訂盟五湖三山為日以待執事高誼宜爾僕雖欲躡芒屨操瓢笠以從山川之靈其肯令不孝之子辱長者杖履哉茲因蕭丞便附言鄙悃外三詩聊見野人之獻耳不足存也勉旃良飯自愛

復馮汝成書

蝦音何 魚蝦之蝦
魚母以之 蝦
个文母不 蝦
假附之

褫又音丁
音司 褫之夫音祈 褫禳災

執事握文柄首善之地青衿在門桃李在朝甚休甚
休世貞曩承乏貴郡諸罪狀非一致大禍於先君子
自奉諱來不分為人間人父矣即以衰慈戀戀先魄
淺土勉理綫息生死之際時復觸藩雖教鐸比壤餘
先衣被不敢一通尺素於長者之側乃者僂舟過吳
馳使下問惓惓副以腆貺昔人所稱薄雲天之誼今
復見之矣所諭志事及下貽藝文一局悚息不足當
來命之辱嚮者以公之大教為 守李侯謀之使浦
子司其事鄙薄不量竊亦欲附 不朽及覽浦所結
撰獨自勤論著往往未合作且多挂漏意大加刪定

而官居無攜書足考公時其棠西土自賢兄外少可
與商者又案牘乘之居無何家難作矣肝腑小蘇間
及往事輒汗歛歛下以公良史不下左丘草一齊乘
發不百一而足耳何所資不佞也藝文極備且精核
真馮氏碎金僕安能措辭哉無已則有宋後詩徵勞
雌黃乎于鱗見贈叙文已收入尚有顏城碑一篇又
僕有兵備道閔武堂二記碑陰一銘及祀岳君寵趙
烈婦二文似可備采擇者僕非敢言文於齊事小有
關耳盧棟賦得一本如命上之子相集太煩僕魯略
節其詩今附覽吳邵武書來云亦為小剛之擬梓於

郡矣近體一帙多絃絕不成聲者覆瓿可也賢兄豈
難涑水哉世之伯樂不能於驪黃外拔千里令人短
氣

答李伯華少卿

令親至承手教及示二誌知遣信者再俱為洪喬浮
沈悵然先君子大禍寔有為之者嗚呼何忍言哉世
貞自奉諱來飲血枕塊分填溝壑四易寒暑矣以老
母在不即死戴面皮見人然亦何意塵世家有先人
遺籍雖不敢望公家二酉宛委差足送餘日而摧裂
之餘志意荒落開卷茫然無可措者死生之際大都

觸藩灰坐一室亦是阮籍窮途公覽之不一損道心
否二誌縱橫萬言織曲俱盡愚谷巧於用短公無乃
巧於用長耶女郎諸山秀出吟屐無恙時時令齊風
颯然惡詩不足言第見懷仰之切耳臆寒強飭自愛

吳參議

閒時嘗讀列仙傳恨太苦寂寞公所統諸洞天與塵
界絕金紫呵從烟霄日月邊乃知寰海內自有一種
富貴神仙也公前身想是玉皇香案吏耳

何侍御

京邸一再手刺不得達聞者過檀家君為某言執事

遂見念二孺子矣此何以當也不佞聞使節東行部
霜雪之下無廢陽春三軍殆挾纊哉溫泉殊聞勝驪
山湯無硫黃礬石之苦差足養性且執事為東道主
不一奇快適從中丞公醉歸腹痛畏行惻中止耳不
以僕愚足侍杯酒之歡惠然而過我誠所望也

周胤昌

信來辱手教垂念良至發潞河時亦欲取道一過京
東而不可得知尊懷乃遂同之矣承諭欲移病請告
世路洶洶吾輩第一着也執事豈以僕非人哉青州
雖十二之國然其人橫競好亂桴鼓晝起大費將宰
執事不以見憐而以見美何也

董侍郎

昨以舟過石頭不能伏謁長者而從吏以手刺賜誨
適偶有聞於輿人輒效一得之獻脫畧無次誠不知
其未同也乃復拜大教慨然有澄清天下志且痛士
習憂民風有味乎言之矣今中外稱伉直立奇節表
表者不過四五公而就其間當名實洞表裏慎終始
若百煉之金絕瑕之玉而無可議者則莫如明公明
公一日大拜廣夏細旃之上旋轉而海內嚮風若
勳貴滅騶於文簡裔夷戢兵於司馬固易易也不佞

蜀南余六劫又音欲 獲音動
獲蜀南北狄名

所重為明公祝者願明公少含弘其介冲融其辨使
薑桂微温藟莠得進而巳大教又謂僕亦嘗被狂放
不檢之譏而識者以為不然此自明公愛忘其短耳
僕少年時與三四友人習雕虫之技奉職粗理不從
權貴乞功名便以為足標榜自是報施多簡中遭大
慘形神都廢禪除之後時時以酒寬之幾遂成癩平
生賴先人饋粥之遺獲苟遂其志而所識窮乏不少
迺來忽動移山一興及頗收買書画至減仲產以此
愧心第為狂為放不敢為不檢耳所謂大將軍幸保
持之明公試觀不才豈堪有為於世者耶吳興稍一

挫墨吏持巨室沟沟至今僕何 敢希明公作
用試事畢乞歸當徑造門下請教不一

瞿師道

側聞晋典綸綍不廢史管當挽復淳古與七制並隆
甚至幸也 天子方大處分聲色無動而又開閣延
經生侍青禁明去留之旨杜窺覷之萌遠方波臣靡
不滌耳奉宣 德音况執事居禁近之列者乎某別
後八月始抵家得一及送老父鎮日酬應寢溲俱奪
筋骨不聯龜勉復出與成侍御了此段苦事所經由
淮以北望清源千餘里亡不陸沈者邑之民僅免魚

鼃易子析骸亡但象見又黃河別延浸漫漫成巨窪
運河頓長土若平地此喉咽也患已剥膚矣節鎮諸
公日望遷為一身計則可如天下何弟非與於此者
不忍見耳外拙作奉寄如左

袁抑之

別日抵潞河已二鼓矣踰旦乃發舟水頗駛鳴榔伐
鼓前後應蒼楊柳蕪葭微寒自生隱然江南景也始
者自適退而愴焉知己朋儕無復在眼縱復烹鱸湛
醑誰行賞此閒中臆記兄白簡息而誦之不覺商飈
颭然而四來也監軍新命于役北陲令人慨然有封

狼居胥意丈夫得志要令看鼻上磨墨柰何齶齶效
吳子輩為也出塞歌思勃勃爾稍南暇為兄一掃軍
中宜慎保霜露此行極大機括智者沉幾萬勿輕動
僕非能知此者於兄效骨肉之愛耳

又

別後再作書及一詩償宿逋悉達否望長安片紙不
得諸君信忘之也知往返軍事良勞苦雖不獲着袴
襴襠上燕然操如椽筆權監內消獯鬻遠塞茲行頓
若游覽矣弟命薄書生懊惱作獄吏不已又令出與
屠劊伍勉畢役趨故鄉恨不併日生來劣志願從

○祈音奇禱之求福
○臚音呂又音跡
上堂下為臚下堂為句

○竹宮 漢之宮名

鄉里老人酒社中作後不願作公卿門貴客也時事大異勉樹勛猷幾微之際願吾子自防勗之耳

又

不事遺禍來即生平號故人相知者往往削跡自引去乃獨再辱足下書毋論書已所以慰誠指示靡不肝膈也入與家大人言之即相對泣涕者再矣僕雖已罷官貧不虞橐鎰而足下祿入故尚薄胡重推食念我且厚也念足下餉不當受受之以足下高誼愚父子所坐深居間無地營救間一侍狴犴還輒閉門與老母弱弟吊影歛息青燈熒熒風雨時送出人

間世所無憂怖即教稱緣業當不知前生作何狀也第主上多竹宮之祈符瑞臚奏竊可希覲首領回光之燭杳然未期足下所治多赫赫聲在朝稱屈載道栖遲紫薇堂中與諸君雅歌浮白不啻上司徒公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勉旃自愛吳生在屬中頽脫否

荅楊中丞

不肖嚮者強起躑躅三輔間幸與全晉接壤每一望旄麾祭戟嗟牙於太行白雲不勝其注仰而自唯禮數隔絕徽音濶遠不敢輕易輒通其私茲聞移疾乞休方在疑駭乃承手書下問副以厚貺始得從徐駟

齊州山人高 卷之百五

卿備承起居之詳雖玉體少違而監子遠遁今中外之望屬明公一人南陽龍卧恐未便穩也新詩清遠孟襄陽遺韻近亦當伯仲蘇門竊意明公之貌當如服氣餐霞之人憑虛欲仙不宜作虬髯虎頭顧盼也太史公致想慨於留侯得無類是耶弟荼毒餘生十年草茹先事苟白扣角讀遺編足以自了而橫為造物者所戲兩䟽莫遂折腰鞅掌茲獲量移復擬乞骸而上書者為盜憎妾頓而返此行真畫蛇添足可歎可歎承見需全稿實未就剗刷有三四種聊以資抵掌冗次不悉所懷統唯台亮

翁司馬孺叅

世貞無似嘗辱從公寮末而公國士我又辱稱公之州民而公覆翼我迨謬起稱公之下屬吏而公復故人我拜辭之夕握手為歡使蘇壤登於華席槎蘂被以春芽伏謁之軀恍若驟貴既幸游公之鄉而一水間隔不獲登堂僅再遣候尊君起居而已僻處吳興菰蘆中無可通使者秋間一布尺書菲幣於族子鴻臚定鼎所不謂其自淮而歸竟成洪喬故事及冬而請假襄先窆奔走不遑寧處仰止之懷與日俱積間從邸報見公所上流民圖䟽為之北嚮加額老臣倦

揆音葵度心百格樂官

倦格 天之忠不知九閻遂无阻否世貞既強出從
事亦欲少策駑鈍以報知己而 廟堂之上氣象乃
爾且半殘人也安能復仰中貴鼻息已具疏乞休獲
奉一帚先壟侍老母菽水以送餘日於分過矣天下
事須大力人負之雲霓山斗之望既屬我自不得
下同微末運河 國脉當極勞神冀平成在邇宅揆
有期尚容嗣賀從子進士一誠行聊附言區區統惟
鑒亮春氣漸和為道為天下自愛

與潘中丞書

扁舟顧訪東海雲霞為賢者增色華琛異味稚子詫

傳以為希邁至月下浮白嘯傲成小祇園一種佳話
矣惜回風不辭無由操豚肩斗酒追餞於吳閭之傍
此歎尚邑邑耳舍弟比首送之至晉陵已別令蒼頭
上乞骸之疏幸憐而獲請半殘之軀尚猶不屬人也
見傳代翁中丞玄圭之錫舍我公其誰天下事須得
天下真才勉旃自愛勿作區區兒女子戀也扇頭詩
雖叙安期千里之致然尚理前語與公爭五湖不當
復瀆鈞覽妄謂公雖高牙大纛間菰蘆布颿之興當
猶故耳遂不獲躬報謝似未能免俗唯高明寬之

劉子成

別後抵潞河信宿解維水駛岸濶棹歌相發湖海之
景便在目前也。所惜者不與知己共之耳。見贈六章
乃是開元作手。非吳子輩可擬。僕則既私喜且幸矣。
因於是下竊效微規。古人業鮮兩至。名成在專。不
朽之業。唯此一舉。可以自力。其他大半由天。由人足下
少息而跂之。便是垂世慎。毋令刀筆吏稱慕也。

又

往固草次。知兄雋才且辱國士之照。因以微規代
謝。亡見罪否。僕之南也。謂得少憇。息山居。可以屬意
昨者抵家。僅月許。公私頓迫。食寢都廢。又坐期逼。星

夜走淮南。會成侍御十七日。役畢使復南。不擬作兒
子。應酬矣。譬如釋氏斷絕種種。一切世人謂樂。却以
為苦。必斷絕之。我既謂苦。安得復樂。此耶。周歲後可
藉手見足下。狂奴故態。重心賞否。窮寒北望。黯然興
懷。想同之矣。

又

辱手教。知抵家。復遘西河之威。蒞鎮已久。威信境外。
為慰苗類。獷悍好動。難制。亦具人性。古有三年而克
者。乃亦有七旬而格者。要在足下自擇耳。僕自昨秋
中寒。兩作遊岱。幸不見籍。輾轉之際。放下世味。一切

尾音潺、懦弱心不肖心又仁謹白
史記吾王、辱王、
又少也

無與唯念去日鹵莽虛負生理乍得餘年便擬聖入
雪山斷臂穴腹無復顧念今而更悠悠故吾可惱可
惱足下知公實逝耶造物小兒半道弄人僕亦幾落
其手公實故緣薄耳順德守非不大佳直少却世人
一段薦牘寥寥政是本色僕夢刀未遂聊復陸沉簿
書曹草長林蓄之久矣為老親方履虎尾不得恣然
柰何東南之變不意一至於此三吳無尺寸乾土宗
黨交游大半異物僕亦無羨生者早晚等耳使回促
書甚急據案草率數語殊不詮次風塵之際哲士竹
帛愚者礎芥足下勉之

又

自杯酒燕市時于今二紀餘矣待罪楚臬值門下儼
然在疚而貞坐所守不能躬束芻之敬尋又逐除日
而東悠然之懷彼此托之郵筒而已鄖襄之役其不
以余孱授之蒲弓箭矢俾卧治焉乃又以隙日畀我
果獲從事鉛塹隄於息黔矣甫擬走一介候門下安
而使者乃首之叙睽合之惊導契濶之故且以不佞
先二子鳴即文運不百六為媮快夫僕何忍言哉業
上書乞骸旦夕待報具區之陰有菟裘在二子誠如
公言雖然所謂馬則吾馬齒已毀矣追唯門下持節

街音眩、自矜心、又自媒心、又實心

淮陽以一白羽掃鳥虜若秋葉太阿之鋒既血飽而
匣闕之能無啾然鳴也五單丁雖鮮黷然時持見惡
氛辛善飯自消息即一撫髀不能舍廉公矣太公不
朽之寄焉敢以鄙陋辭弟所著狀者吳楚材何如人
也而能為于鱗言其鼓脣若啓噓而齧牙斷斷然于
吻間有流味也則誠楚材也雖然竊以為公口授之
耳所示順甫誌銘精簡有法順甫不死矣樸如云公
且為含其歿者而卹其存者此自公厚德亦足為末
俗勸其它具別啟中非日專候更布區區

復戚都督書

某向則聞東南諸名將亡隄公者又會前兵使陽曲
王君雅能道公用兵狀出紀效新書讀之以為縣官
即早用公何至吳越財賦之地如甌脫哉而無何伯
玉中丞復書來云戚公今韓白也雅欲得足下言足
下能無意乎不佞竊亦以倭事起首尾十二年環東
南且萬里所殺傷以數十萬計糜大司農金錢不訾
僅得一戚公耳如戚公真能戰者以故不自量其愚
輒跼次鄙見為序序成而中丞使復來遂授之既殊
自愧悔以下澤之乘輒逞足於晉既三逐之媪徑術
顏於楚庭縱二主憐而不色怖之獨不貽閤人咲哉

及使啓械再復公書所以獎予不肖甚勤拳篤至若
真有味乎僕言如伯玉指者載覽別集諸縉紳大夫
紀豐功於金石如甌如楚如閩凡數十百戰則又愧
僕叙之未悉也乃公則歛然不自喜精求性命以希
太上僕何敢望焉僕何敢望焉夫僕自束髮來即知
操鉛塹之業於今二十五年矣近竊窺公之用兵而
稍有悟於文夫文出於法而入於意其精微之極不
法而法有意無意乃為妙耳以此印證於公公其許
我否漳潮蕪閩近格所希公不得不於格外仰報此
賊如復平鯨波盡偃南天若濯侯印焉能更刊敬當

釋耒以俟飛捷南林萋菲伯玉賴公是在廊廟間不
過六月之息第國家無以使勞臣耳事迫則躑躅生
爪翼事定則夷齊蒙垢膩嗟嗟寧獨一伯玉哉偶公
見示及之不覺忘捫舌矣沈嘉則快士也足備藥籠
中一物否承損華幣玦錯種種充庭使我不知所裁
又懼勞使者往返勉拜賜極切愧悚外具乃野人食
芹之私一詩書扇頭願效高山之仰非足奉酬來美
也幸亮而納之

又

與公別恍然自失者久之海內故有人如所謂生不

班倅 莊子

疾音救久病謂之疾

鍛音殺殺翮推

詰哲同

舟州山人類稿卷之百三十五

世經堂刻

碩萬戶侯者尋用沾沾自喜矣茲時計已登大將壇如公向所云廟堂之上必當大聳動第宮府漸二減否異同調停智力俱困矣恐無能為九萬里扶搖者舍弟業已行殊悔強遣之令後世謂僕愛弟不如其自愛之深也欲作贈公詩為酬應所苦僅成一章書扇頭奉上庶幾出入懷袖間耳募兵議成執事乘六飛傳道吳閭僕尚能操舴艋奉斗酒豚肩相勞也春氣初和強飭自愛

又

春時傳聞非一自信以為必無而事類投杼幾癡寢

食後審知其無他固知精忠所格豚魚為信然亦君相明詰宗社之福也僕疾鍛餘生甫離禪除誠不敢遽及膏沐以希恩澤而忽有楚補久之乃知當事者似猶以雕虫知我區區行藏動若隔世頭鬚盡改手板猶故且令襍穢觸暑我珂凌風生人之趣都不復有何况作官特恐重得罪於簡書聊一染指即圖拂衣耳江陵相公誠可謂社稷臣其在翁培植非淺為渠尊公微言固區區所願執役者所慮班倅之門難為工耳見荅兩儀七曜語奇絕奇絕第言大非吾任也汪司馬經畧以足下當之所條上必十世利當

舟州山人類稿卷之百三十五 世經堂刻

金州山人集卷之五十五
世宗堂
不至作趙營平數遭駁難也。老虜聞已逝黃鬚兒必
解詛此在探得其情用南北單于縻法而已。然無事
而飭兵不若無事而庀財財即兵也。老書生談及此
頓覺技癢幾欲投筆公得無一撫掌乎。既存種種過
淫拜嘉多愧不腆杼塾之私唯記宣存之。

答武岡王

伏蒙殿下教賁及幽憂唯是隕越荒迷之人無所
比數不祥姓名輒敢以瀆鈞重悚息悚息先大夫之
有事大藩廿有四載矣殿下見稱若新憫卹冤酷以
命孺子孺子死且不朽拜啟華集悅被雄風小山金

樓瞳乎其後復徵睿旨有意楚書俾魏余二君子總
司其凡仲蔚公瑕淳父嘉則為佐紀纂不唯七澤吐
潤二嶽生色蘭臺渚宮之間幾復聞屈宋唐景輩珮
履聲矣淳父似終不能強仲蔚雖苦頭風簡出感知
已誼重或可從史長裾一登醴筵也歲暮卒卒垂囊
先事不克覩縷統祈鈞亮書刻數種附覽不宣

答西亭中尉

往結髮游燕齊間則聞大梁有西亭公者河間淮南
其入也不佞私意得如枚先生繼漢官之好一從事
於雪苑夾池卒卒未果而會故人許殿卿者為梁史

糜音糜穀手之牛鞠曰糜詛太声盟詛小

技音朴打之藪手之潘岳射雉^{於盟}徒心旁而技

癢注有藝欲達曰技癢

○老昏失自戲云「**庀**音披治之左傳刊
使**庀**賦又具之
雄同公蘭臺小山淮南
睜音搏莊子睜
乎其後又睜佳視同

發音古規也日入之遠之追之遠之
○所音託形上同跡弛不遵法度之志

因托一致聲門下乃門下不鄙夷之辱賜書所以慰
借良厚讀殿卿海右集序復拳拳焉唯是二三兄弟
跡弛之跡點人齒久矣門下何味乎其名而舉之也
不佞凡所從故人所見門下詩若文者三皆佳絕至
奉教札及序刻春秋傳而知所嗣於河間之聲不誣
也僕於茲道鷄肋耳家既無遺書足讐所哀訪十不
得三四甚媿無以應門下舊有論著係春秋者凡四
篇一得之見幸憐其愚而教之殿卿便便酒態似山
巨源又得普師遊戲三昧久計當益入扇頭之詩聊
見仰止新刻二種少塵清燕不多及

與棘寺諸僚

貞無似幸以職守隸貴署辱諸君子不鄙棄屈年位
而友之使得廁寀從之末席惟是不肖之身承君子
之下風歲奇半矣入則貳騎出則後先假以顏旨縱
以談笑師師怡怡削廉破隅使貞得忘已之賤而以
拜諸君子之鉅惠當事者念需次久俾得効一職寄
跡焉遂與諸君子隔也初亦意棘署雲曹相距僅數
舍許念邇室之未睽慶爾思之足慰而別且一月矣
司寇嚴稽覈升散之期迫于卯酉案牘繁擾數舍之
武不能屈諸君子玉趾又不敢以望舊游之軌每過

揣音次又音團。度。高下曰揣。稱量材度曰揣。○揣音侈。捐字。

列棘門據款段輒欲下徬徨久之而過竊稽近事成損服章為貶蓋欲佩著曾表毋忘念思然某以為思固莫涯物則有敬敬而棄之是棄諸君子德也先民之戒曰贈人以財無若贈人以言藉是不揣捐前直易置數番絹其幸毋金玉而辭而以大贈貞貞也領諸君子之訓借退食微燕一展誦焉穆乎挹春風恍乎見梁月朝夕如接諸君子也快哉悚息以故踴躍以候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五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二十四首

答虛齋王中丞公

伏審峻陟中臺保釐東土三十年公輔之望今始少稱慰縉紳間也特某腐儒未解事不敢以為門下賀焉日庚戌秋變距已已僅百年耳禍似小輕其勢則大弱也 上赫然攬威賞大有所處分有司宜惕然日夜茹膽席藁自淬勵而今又三年矣縉紳先生靡

弇州山人稿 卷之一百二十六 世經堂刻

不開口談兵食也而未有一事真是裨 人主不過
削天下之財以供無益募天下之人以食餘財甚或
借縣官之喜以弄恩乘縣官之怒以張威耳虜至則
嘖蹙而憂身虜解則揚眉而冀擢此非特亡念國家
事也迺其智識罔昧苟且以為私計亦拙自雍并究
豫幽冀青齊間亡不召募疲供億移家徙矣昨又聞
有白梃殺令者此豈特漸已也上下人併心力謝
它役而圖其外猶不足尚可益中潰哉萬一難作澤
中拉然土崩誰為支者山東喉領也難作其勢日益
重山東之勢重而執事之身日益危展布日益艱某

不佞願惟所以稱是三十年者敢從效一得焉夫臨
淄即墨諸槍手鑛人多奸俠亡命伍也白蓮之役恃
而勝得无易我耶給事曹郎所集兵匪乏勇也以為
兵則不勇以為賊則勇宜急慰收之母得令他豪傑
用也更望下教戢郡邑守令時百姓之力安靜填之
毋令易見亂臨清大賈沃饒垂虜涎久賊一入紫荆
飛騎馳奔若迅雷旦夕傳城下舳舻接甬千計得晏
然哉請毋謂遠不至也城下之師誰則料入哉某切
因家君以羈孤之迹蒙 主上不世之遇而授之以
不能稱之職撫心衡慮悚然在衷妄有所窺想而執

事鄉大賢長者也家君則何敢望所遺似之矣故因而獻其芹曝其少賜清問之燕一進而誨之

奉樗庵先生

自執事罷朝之薦紳士夫莫不憤恨愴惜彈指側目於當路之下石者而不敢抗一言於朝夫天下事所以日就於頽敗壞散而不可支持此正由公論之在下而猶冀其足以挽回扶曳不至於一國之若狂者亦在下之公論也夫在下為公論在上為公法公法立公論行而不顯公法亡公論顯而不行執事罷僅一二載不惟行者絕不可得而所謂顯者日漸以微

而憤恨愴惜之意亦日漸以不振矣此關係豈直淺淺已耶古之君子一時之事業天為之人不能限之後世之事業人為之天不能限之假令執事在砥礪服官居職即不拂民以從已能強已之所不可以從上之可耶即不納勢招賄能禁它人之盡无招納耶即不昏夜踵乞遷轉之際能一无叩講而自遂耶又能喑默陰重隨變態之百出而噤絕无一言耶言之絕无禍耶又能為伎賊忍害之行殺人以媚人耶此五者人不能強之執事執事亦不能強之人而欲其無罷或以罷故為憤恨愴惜誤矣今而後田可農親

可養聖賢之書可讀未老之年可以奮發而精詣此
四者執事無求於人人亦無望於執事而又何病焉
故僕謂憤恨愴惜愛公而不知公者下石當路為不
愛公而未為不愛公也僕愚鈍无所窺識然於父師
之教側聆一二以為有濟世之心者必當慎其跡有
高世之跡者必當降其心夫不量己之不能夫子而
見南子不量己之不能柳下惠而與處女宿哢哢然
而議也營營然而行之曰吾以遇主巷耳吾以納約
自牖耳卒之巷無所遇而牖不成納僕未敢遽議其
心然亦未敢遽是其跡也或見與時左遂奉身而獨

潔或勢與念佛至直行而蹈禍曰此足矣世莫予及
矣且以為糠粃且以為草芥而據益峻視益廣行益
怪而難企嗚呼鳥獸不可以同群我豈其異類耶僕
又不敢信跡而遽與之也惟執事介特之操溫恭之
度消融於學問體驗於身心務實戒名近裏達表於
二者之病了不相涉故敢畢其愚而請正焉新拜帕
茗及披手牘之惠諄切相勉僕志習汙陋牽迫鷄肋
之感特不至叛名教作小人它日從門下有地耳山
居希為道保愛不宣

華鴻山學士先生

伏審壘茹荼苦扶服襄事某鷄肋塵守不得奔致生
蜀之哭僅從諸生後一效執管微勞然於先府公懿
德未能少益寸尺愧間忽辱手書厚惠竊然在疚不
忘几函之迪唯有感佩而已計踰祥孝思當未紓先
府公夫人享有上考物志易戚終始儷備人理罕復
遺憾天下之身幸自抑嗇全之某竊祿浮湛如昨平
生於泛然應酬上不大能有情而頗亦好習讀諸老先
生書然孤陋未盡解也獨時事感觸不可言募人積
粟未克刷城下之耻而中外晏然輦綾錦益之互市
之馬方來甘泉之烽隨繼今莒州賊執同知滇土夷

殺方伯羽檄交馳名實俱盡瓦土之勢匪直已形特
餓耳時既甘厝火之薪某恐不免破巢之卵也家君
病體綿質一時之偶遂服重寄其間掣肘觸藩每一
念及若負芒刺非師之愛亦何可塵瀆向熟岩居諸
稿真是名世我師不罷官不過八座已耳試問今八
座疇可達素而自表千百歲後亦復誰有知今八座
者世途荆棘動輒由人唯此事差可自力愚雖不敏
願從執鞭冀念門墻之末俯賜提策亡任感切使旋
聊此布悃不宣

又

再辱書一拜白粲之貺岩居稿落落莫莫故義熙人語也某倦風塵中輒焚香諷一二篇爽然自遠時從南來人得起居蕩之役旬人從鄉子弟培白挺暴餓角賊甚苦彼亡所甘心焉童圃楮澤矣而不能加先公之廬歸如也敢以為吾師賀雖然彼或者萃其怒而仇我盍移室哉賢器清令復蹈有司真宰所吝靡關人理不佞請毋束濕而時優之使不盡意當自距躍三郎君比復何似不能不懸情耳老父入春軍事委頓鬚髮改色某近者尚書舉故牘便以省刑見命猥復周行輔郡簿書自匿餘亡可為道者出入神明

良飯自愛

三稚川太常先生

師行後兩辱教言且領至意欲具啓走使奉候而且謂秋前未抵雍也發且止數矣某自入五月來災疹洊羅一子媚秀奄化異物旦莫泣損忽忽若失得以淮役擬托便還吳下少尋故游浮湛幻身而家君取快嫉者復有浙師之命驅馳危險委質無論在某敢安且家濱大海與賊共之彼少見迫驅此便嬰焚掠歸僅旬日欲奉老母避地閭闔卜築未果報期尋逮龜勉北行萬事俱廢舟中稍謝它累用紓鄙忱左右

且見聞一二請質焉邸報知大將事露矣 天子追
修尸藉其家示遠近東海波臣竊自驚喜以為賴
宗廟社稷之靈決疽去瘡亡損支節此非人力所及也
當今國家威甚振所可慮者不在難去奸而在易用
人外兵帥時陳似矣而共事乃一白面老公又京營
將紈袴子也其人知識勇幹緩急可備否一二元老
共戚休股肱腹心之寄生不能為縣官百口明巨奸
因其役從吏之又無以善其後何心也二王出留旨
下乃定海內心婚學大典次第舉行正根本絕嫌疑
遠近大小靡不加額誦聖明第講讀之臣亦有以

敬皇帝時政告者否師名德重望樞握有日杞人之
憂預以相質幸與而教之

答王新甫

萬里將書兼携巨帙良悉所謂甚厚期僕也僕何以
當之追唯曩游殊太草草獨以一二語下悵鄙衷瀕
行投贈聊具仰止何能少重行色不意蒙記至此能
無汗顏執事程則班史揆蒸沈宋翕然將一代之盛
而又官嶺南嶺南山川奇秀宏麗稱天下其所當於耳
目而益於衷不淺將必有的然傳者幸毋靳誨僕也
京師交游政難與語朝夕僅一歷下李生黯黯古色

當遠出吾人上陸沉散署足占世態矣來書以家君
擢賀未究深愛所存去秋偶緣城守便得超越衆非
厭服行能聊相慰借今令周旋寵貴乳哺悍驕劇慮
窮巧未尋要領執事倘一體之必見恤也如僕又何
語退非子傳進非以言尸祿觸藩慙顏如甲草木等
耳何以自樹自見哉人去急附通起居別書扇志懷
請教照入

又

僕受質偏駁往守獄吏緣責多忤謬以資薄從諸大
夫後躑躅東土白柘之區也鈇矛三尋攢若鄧林杯

酒失色白刃霜躍即不肖覲顏之息以寄士民上旦
夕危漢法中耳以故匿不敢通其厭棄之姓名於故
人也乃使者從傳中丞來則將足下尺牘疊疊記不
肖如昨足下長者宜爾僕於文章鮮所規象師心自
好良多謬鑿然亦以其奪之故不復能治申韓家言
胡以得此稱吳君也豈吳君與足下亦遂有昌歎羊
棗之嗜未瘳耶足下娥媯令姿飭以規矩調伏其氣
與時抑揚海內薦紳大夫言文苑者誰不領袖足下
也即忌人又誰以一二酒食之事指足下者然竊聞
足下尚少之益日夜刻劇性命之蘊講求經濟以求

籃縷敝衣一算路

路車之有往來不窮之義也

谷窮之

太上所謂夫黃鵠遨翔於天池而不賤尺鷃丹穴之
吭雄於九霄而不薄蟬翼此更難也足下又亟稱吳
明卿固無恙哉尚能從足下游乎青衫如鶉八口微
祿即不遂自決為溝中之斷者安能不頽然向繩墨
也足下念之固喜如僕乃簌簌淚下矣濟南生傲吏
關西嘗三以其文若詩來承欲得其耗故附以聞卒
卒不既所懷亮之亮之

又

嚮者傳中承人還則具一啟及以覆瓿之言侑也至
於今不奉繩斧之誨將無去人浮沉否所從游者翁

朱二方伯咸以習足下故再三口政術不置足下之
亨於官宜爾世貞齒頰之餘坐卧鋒鋷困以刀筆為
湘中之累久矣不自意再逃簡書政為老親躑躅虎
口進退唯谷踽踽笑人于鱗足下何以教之惜哉明
卿負諸君子推轂稱不罷故以坐廢也文章之途日
益荆棘算路籃縷以啟山林非足下誰托也

又

與公張園痛飲時十六改歲矣待罪青社鱗羽一撥
浮沉異天問者濶焉即不才所邁會不敢望稱人何
至作官量移貴省擲身案牘中忽忽忘其故吾矣教

翰飛墜恍若覩紫芝眉宇及稍讀辭所云知儼然在
疾猶勤存故人高誼乃爾虎丘步武之間竟成間隔
盈盈一水亦復何怪僕此出真画蛇之足但中間有
大不得已者進退躑躅觸藩一羝可歎可歎縣官方
急材黃金魏我日購枯骨而千里之足乃放中野所
未解也知不足膺公懷聊及之耳公哀感至念純一
不已天真白露外境皆假佛法所稱證無生忍亦此
意也不知諸大知識能首肯否非日當效生芻之敬
先奉謝因布鄙忱伏惟照亮

朱客部子价丈

壬子冬道實應里中儼然龍門也忘其少且不敏而
輒進所欲吐辱長者收之小友矣已論報還值有他
出弗果謁然邑臣致二行卷捧之如和璧隋珠從天
下也句吳諸少年過從索而指賞以為祝京兆且復
出矣何期一卷遂有長康之化迄今咄咄抱歎也丙
辰從家君所兩扇頭之寄昔人所謂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良不虛耳執事吸月露間齊梁又所與倡和相
慕說者為博南山人也世貞晚進於詩無所解然竊
謂博南山人固博而多組織之語不能如執事清婉
天致自發其言成一家云執事得無難之否執事之

視宗生世貞丈人行也渠獨以幸數於燕市奉杯酒
挖揚風騷世貞削跡海邦寢處躑躅予看之與交而
案牘之是孰豈非命哉日者烏寇陸梁淮揚間將無
識康成里否發邸中報見公以不赴尚書期應公譴
也非脩我墻屋故耶屬家僕還敢以布其區區別作
請正何敢異玉案之報八寶書屋中有賤姓名足矣

與李東昌

幸緣玉倚忽爾萍散言愴離索令人自失曩執事五
馬就駕體中憤憤遂阻招提之餞更承不棄遠飛教
言計履任已久上下安和逢迎案牘咸目牛游刃聽

折之暇或登樓望嶽或省駕齊墟付餘解於歌咏體
至景於丹青宛然一風流太守也弟日坐省中譬若
籠中之鳥毛羽楚楚顧影羈牢雖效悲鳴誰為釋去
明秋或可得使事道經貴治叩門索飲政恐太守威
儀嚴重閤人不察謂是游客漫逐之耳于鱗峻伯只
如常此間最難得與語便附聞之足下所有雲谷樵
者否為我指其口曰但宜進酒

又

執事郡當孔道攝吏百計攬聽逢迎歲月謂少而能
片言取折分身應酬又復遊戲丹青縱橫詞翰萃成

卷帙惠之故人豈惟文雅吏術兼至無遺一丘一壑
猶可想見高致也僕迂踈質相世態本遙強就束縛
隨人咲語邇來聞有覈察倘緣此得解便還故吾但
家君連被委任事勢匪輕進則虞身退猶歎報烏鳥
之私中夜芒刺執事舉以見賀意猶未悉僕也自執
事言離雲司變故叢沓遂為危地僕雖未膺厥責亦
復何心將來日浸日濁難究結束一着浩歎而已別
來唯手談竟能勝袁宋諸君此可為告

寄凌汝成

伏時周還臺使者海上也屬苦吏蝟蟻且蒸熱卒卒
以故報書不得有所傾吐既發則時時念大雅不置
也從長安中發郵書輒問執事除命不得甚恠之以
為嚮名氏則再三聞公車矣將無執事厭其高足耶
家人從南來具尊公及太夫人起居狀良慰賢兄忽
遂再暮每經黃公酒壚不能不興濬冲竹林之歎計
執事猶甚寄哀於人琴也其孤比習其書否青州日
飲食盜賊而處無所復言新南康推受事何如貧甚
無以為授効地世途拂息徃徃礙人執事幸委曲成
之世貞旦夕且歸矣勉旃自愛不多及

答徐汝厚

公分相逼上ノカタチカク先不足ナリケルノ暮ニ至リ
○憧々行意不定

兩辱翰教及海物殊荷遠意昨見竹隅公云足下若
公分相逼且朝夕計饘粥不異諸生時此乃佳耳士
大夫最受病在求與諸生異與諸生異不得不作盜
跖吾州前輩固無如足下也某自入散曹來稍稍靜
思即嚮年與足下相處時徒以浮氣待人以易念待
事以麤心待古人書以滿意待詩文終無毫髮進益
且得罪同行不少也來教云洋山治蕪湖稅極不得
已昨聞洋山固欲辭之又非也東西南北惟上所命
我欲潔身誰當其汚者君子自盡何如耳想當不復
然矣

又

昨始得袁舍人書及鍛米向兄發來時謂此當最先
到既乃最後到可咲也僕循次作一月老獄官長日
宴坐殊更憶孺子風度不淺淺今冬北來謂可續舊
時語咲但歸思益憧憧地茲期或南遂相牴牾亦未
敢必也惡詩一耶錄去僕邇亦頗微解獨於贈寄執
事甚加意而甚不愜想是執事緣薄又不知我緣薄
也

與岑給事

世貞自奉先君子諱杜門席藁者七年矣春初

天子霽恩詔與天下更始不肖方有霜露之恙匍匐
而北白見先人寃狀俟命國門之外而是時數從
邸中吏傳執事後先所上疏讀之諸剖析利害持國
是搏大奸以為無憾於長沙教輿之識私竊偉之至
舉逸一疏中間誤及不肖若有豔於雕虫之技而加
之拂拭者執事豈有所過聽於人謂牛溲馬勃真是
以備毫末之用耶不肖束髮時即冒朝籍其時妄不
自量亦欲效鉛刀於一割而不幸與用事者忤馴致
大變震蕩摧裂之餘此心已灰久矣七年中負不孝
之罪不敢自比於人而今幸執事之疏與廟堂諸公

之力先君子獲從昭雪不肖兄弟稍得稱人於鄉井
間即國家復過聽以一命見縈不肖雖懦不得為嵇
侍中亦何敢偃然而自附於偉元之節哉燭之武曰
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田光先生曰太子聞光
盛壯之日而不知臣精已銷亡矣不肖之所以逡巡
而不能出者竊用二子之言自問而頗有所驗懼以
知人之哲累執事也昨復讀執事救周太常疏令人
歎服度非北垣諸君子所辦區區一得之見蓄之久
矣敢以聞於執事大抵今之稱大臣者類多內顧之
念而不肯為國家任事今之為諫臣者各欲自靖其

志而不肯為國家惜才且與其易而退之母寧難而進之今主上固寬仁恭儉不忝守文主然頗勸於萬幾而左右之道更者其兆已大露即遠無論元祐元豐近不見正德嘉靖初事乎正德諸中貴人弘治諸君子激之也嘉靖諸新貴人正德諸君子激之也此意唯執事可以奉聞亦願與同志者相為慎重而已不肖不然之灰無能為報第先君子入土即縱身散帙中作老蠹魚送餘日苟有微見於三氏之旨勒成一家言毋負執事門墻足矣先狀奉覽并粗薄儀將下忱統希照入

與尹御史

嚮者霜節東臨世貞側伏田野第從今秋中丞所得公風猷一二私心豔慕之今春不肖兄弟奉天子恩詔匍匐北上為先君白見冤狀而為用事者所尼躑躅國門之外復竊從邸中吏窺公宴上大疏薦核賢否綱紀國是隱然有古賈陸風而最後乃誤及不肖兄弟豈以障尼胡祿足備鼎俎之用抑憐其淪落困躓窮極已甚將收而拂拭之耶不肖身所當憂患類非人間世所有徑寸之地灰燼已寒即冒昧強出必至跋胡疐尾供士大夫咲資上負國家再造

之思下累執事二三君子知人之哲唯期杜門築坯
於丹鉛之業少效區區庶幾毋負門墻而已天地鼎
革明良一時政諸君子大行所學之日不佞乃復有
隱憂焉虜氣日熾兵食日詘然此猶在外也今萬幾
漸勦百孽潛伏言路微枳遠則熙豐近而正德其兆
已大見矣廟廊之上與臺瑣之地何以待之執事幸
有以示我使野人得安意畊釣不勝大望不腆先人
之幣少伸下忱并先狀呈覽統祈鈞亮

寄陳司理

耳嘗讀史如徐孺子之流其托寄若無關世者然一

溝府主之辟即不應猶終身北面焉古人不以知己
易感恩其意固尔也乃某舞象時則以雕虫之技辱
知於長者其時實懵昧於人無所比數然執事固已
誤知之而不佞亦繇是得補校官弟子以次獲升斗
矣奔走世路十餘年竟無繇南窺衡湘之境又不獲
走一价致咫尺之書少抒區區之情而旋邁家大人
難摧剝震裂幽憂怠滯之餘其於生平踪跡忽忽若
無所識者近遣天恩曠蕩扶病北走伏闕上書異白
見先人寃狀邂逅賢從子太史公於都門之外始一
聞執事起居恍若啖火棗而爽然悟三生者使人愧

汗津津然下太史公又亟為言過庭之於所聞於執事者不一執事豈尚以某猶夫哉彼孺子者則何人也吾郡自辱惠於執事二十有五年矣其風猶政術雖間并至今能道之而一時不能理於操切少年之日然其人往往漸盡灰滅無復聞於世而執事方健杖屨無恙日夷猶於武陵桃花間猶以其未竟之畧發之於太史公所謂季之所得孰與仲多此語知當不滿執事一咲粲聊志鄙感耳茲具不腆幣儀托太史公上之記室拙詩二章書扇頭請正執事能無曰孺子可教否南中暑溽強飯自愛不一

與徐叔明

昨在九江有數行附尚兵憲通候不知達否弟以畏熱廿二日始抵省兩臺諸僚雖見愛厚而此間禮節頗繁衰顏磬折頽影內愧且履任候臺者踵接牘吏環繞旅酬交錯又入棘在近強驅作老博士弟子與寄都盡不去將為小祗園笑人矣每見諸公談吾丈風雅使人忌倦又云吾丈亦時時見念豫章紫氣中有同此苦。懷者必非他人也諸公急欲得吾丈來見代為鸚鵡黃鶴增色亦有意否為吾丈談此苦而以相要者熱海中亦自時時甘露洒也一咲一咲五

更起作書目眇數誤竟授草小史景象當何如餘不
盡

又

便來拜手教叙致契濶旁及風雅間以澹辭恍然若
寘此身黃鶴大別與公對語也紀行刻老手縱橫適
句逸發正如右軍五十二以後書若江山之助固不
足言矣入楚稿便自作小巫頤頰齒牙芬流鏗出故
旗鼓相當群公之言豈欺我哉弟勞苦視家居數倍
而飲啗益進不困夙夜星數之說信有之馬曹事少
簡更托須臾其中償文進耳湘楚右轄神僊官府稍

為戎籍係心以此送日亦自佳政府注意維棄伏鉞
之命當在不遠然中丞方在事似未肯輕移也中丞
見念之深便間幸一達之溽暑南中當益甚加殮自
愛

與陳戶部晦伯

不佞生獲遘足下同世後先通朝藉垣省相望乃
不獲一並薦其長稱國士交抑何竒也既足下屈為
外臣得吳郡而僕已久棄田野間乃足下不鄙收其
麋鹿之跡而賜之友結襟帶握杯酒揚扨千古騰核
二次以求太上抑又何遇也僕於文章無所推讓顧

不自憚以九州之外六經之表不得如阿難耆婆者
為之總持中國區區雖倚相惠施亦不甚多見使三
代文獻寥寥焉抑亦諸博士師弟子少置力耳夫豈
獨秦王李斯罪哉今天下幸而無挾書調言之禁甫
離齷即從事學官顧其所習僅科舉章程之業一旦
取甲第遂厭棄其事至鳴玉登金據木天藜火之地
者叩之自一二經史外不復知有何書所載為何物
語令人憤憤氣塞休明之代士大夫談性命者創不
根之語蠅襲蛙傳以文其陋而矚然欲主齊盟即所
謂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騾也其稍上者即操觚

之士攀西京躡大曆厭薄宋儒以為不足道實不如
宋儒日佔俾小有所撰述也即所謂夜郎王謂漢使
者我孰與漢大也不佞少小時竊以托附長者之嗜
顧不能沈思有高陽涉獵之病中年好酒懶事時時
自廢然意有所溺竟不能一日離之居恒謂三日不
飲酒覺形神不相親一日不開卷骨孔盡窒罷歸田
為鄉里小兒項領所苦忽忽寡酬以故每一遇足下
輒便欲傾倒別後與家弟言之猶媿媿不置也家弟
亦云目中未嘗見此人幾得之柰何失之尋足下遷
留省為僕言且有旬日留後六日僕走一介跡之擬

挈篋榼嗣其後以稽從者則以先一日發矣足下如
無意開府吳會野人足不能及百里恐此生無復握
手當恨曩者之草草也足下勉旃自愛聞結撰已成
垂勒不朽世無慕華林編要高孝標者殘膏餘馥能
見沾否楊用脩自謂近代子雲見足下聊蕭之僕初
未敢奉從然觀其書如方城萬城張浚張俊三尺豎
子所不道者何也近有致河南通志者名宦中相州
刺史高陽王雍魏孝文帝弟也以孝文戒益自勵今
作王雍高陽人此又大可咲也今世所稱博學知名
士如此僕又安能舍足下乎勉旃強飯自愛

答陳淮安王叔

自嘉靖中一再從蘇山先生燕邸而最後先生外遷
吳明卿氏來言曰夫夫有子矣是少而敏楚材也二
何而聞公成進士已又從家弟所得公詩今乃又得
公文矣公於隆慶中名滿長安乃歷歷一守操觚之
士亡所籍以生色然淮陽股肱郡治理一切流聞墮
書褒召當亦匪遙循吏自可亦何必寂寂文苑哉來
教不惜齒牙餘芬以僕一二狂談有足蕘采進之引
玉不佞於公文無能為役顧管窺所及謂公實自正
宗發以竒藻意融法中不出法外汪李之後罕見其

比故不辭而僭為之叙自忘形穢之誚也公能為我
藏拙否先太恭人賁大夢兼拜牢帛之既名刻珎醇
惠存種種吹暖於灰援骨加肉何以為報使旋聊此
附謝諸容嗣悉臘寒為道為天下自愛

又

得尊公書知門下初以一介走我於家而不值也乃
更凌大江而上及我武昌則使者足重繭矣啟械捧
咀有餘思焉門下盱眙千古而肺腑故人乃爾僕故
深幸之惟恐其不得當也家弟獲遂同況不減元禮
之游僕每出必悔悔又不能無出非人哉茲行雖一

與寓目江山之勝衰顏磬折奔走委頓以從諸少年
後無地着面強自力入棘即文事叢委之矣垂老於
晉楚間作博士弟子真前生業債也已具乞休疏托
舍弟上之不知當如何耳佳刻華纘謹領獨青州從
事作烏有先生楚釀甚惡幸所携足朝夕不然不能
無望於使者也新詩琅琅郢雪之致奏之黃鶴無論
玉笛令梅花盡落矣漫成數語以謝沈嘉則魏季朗
諸君從門下游甚善然渠輩尚以多彈缺之歎也尊
公秦音嗚嗚為楚生色他文多奇知當未艾方苦頭
風飲藥不一

樊侍御

其一二從酒所奉顏色雖往覆亡幾而傾吐特深日者拜命之候方苦渴疾匍匐通姓名門吏不得一捧別袂中懷慙如使者攬轡而陟太行之顛慨然有餘慕焉墨吏省已解綬循跼之士爭自刮濯以庶幾下風來諭似有所未足卷卷叩攻於頑石胡長若乃爾某不佞聞古有助於人者牛溲馬勃亦不卻也乃其所助則非牛溲馬勃比也順德李守於執事屬吏也即亡論其文卓犖趣古某故同舍郎私之謁省中歸炊脫粟閉門謝客書聲竟夕矣母來自歷下就視畢

數日跨一羸歸不敢以煩縣官芻秣嘗謂蒼頭歲除矣安所得酒持敝緼袍東家質之某幸有餘奉推之不數數受也比跡其守郡率素亡毫髮改日一肉奉母耳妻子夏日得少鮭菜耳吏民謳吟戴守若父母而頗以文法左徃使又不樂除道積糶待非常之客客亡為游揚者僅鷄肋饋未耳令李生伏鹽車上羊腸屈足就秣御凶鞭垂而拂之固所安也伯樂過不視乃始悞然讓首譁鳴矣執事視李生何如也母令海內有以御圍窺伯樂者

卷之六
世經堂刻

